

教育
小說

天笑生著

二青年

商務印書館

冊下

小說教育 二青年卷下

第七章

時則迦因知吾父已極疲勞，卽展衾於榻，令老父安臥。又以外套披我身，母曰：公等父子且在此安息，大約今夜通宵不能歸矣。瑞姆試持燭來，并備晚餐也。吾父則應之曰：諾。嗚呼！吾父向以嚴重著，而今日對於迦，因作此溫順之答詞，實爲一奇異之現象也。而迦因復來扶持我，體曰：渥爾耐斯君休憩後，覺精神略健復乎？余無言，惟緊握其手，荷荷而已。

迦因安排已定，則曰：我且暫別。余曰：君何往乎？迦因曰：製革廠與邸舍固當保全，彼製粉廠者寧棄却之乎？我當一往渥爾耐斯君，汝可勿慮。余之往也，毫不危險。我爲一青年，無人不知我者。君但注意於阿父，我少選卽歸，未可定也。彼匆匆與我一握，卽下扶梯而去。去後天垂暝矣，而吾父則不堪痛苦，與困憊亦沉沉睡去。

余迴念我至此間在此小窗下與迦因共讀莎士比亞集今忽忽已二年矣而此二年之光陰殆一瞥如兩星期耳

余無聊賴則周視迦因之室而與前迥不相同矣其家具已種種改良瓶花妥貼茗甌精良屋之隅設一架中置關於科學及實地練習性質之書籍蓋迦因之趣味雖誘導於文學而今則對之頗冷淡除莎士比亞集殊未見有何等詩集也彼尚有種種機械之試驗窗設一自製之望遠鏡以板紙製成圓筒而嵌以凹凸之鏡又以木材製一蠱末之鏡架其裝置之狀儼然似一天文學者矣又有種種小規模之機器均爲彼所自製而竹頭木屑散亂於牀上椅子之上尚有一機織之雛形爲形甚小織物尙未完功也余細視此等之物而吾父時或張目以觀余微歎曰此少年頗能勤懇觀其種種器物而知其頭腦之明晰也余微笑曰唯時則拿爾登培里街一帶暮色漸侵矣惟囂雜之聲不絕於耳余遂啓窗則風捲市聲似覺有異常不吉之音響余心爲之顛顧又念迦因者非僅爲勇敢之少年

且處事極能縝密者也。無人不識。迦因者則彼必能處於安全之地耳。已而忠實之瑞姆來進午餐。渠亦曾不攜得有何種之消息來。蓋瑞姆者事事服從哈蘭霍克司者也。時吾父亦不探問外間之情況。然我觀彼必注念於製麵廠無疑。以吾父之態度可觀也。

瑞姆則言主人元氣未復。豈此室有所不適歟。余亦與之款曲。謂今後而母較前多福矣。瑞姆曰然。吾母殊樂哈蘭霍克司君其所付房租之金甚夥。而彼又無多要求。足令吾母歡愉。且彼終日常外出也。余曰彼夜來何爲。瑞姆曰求學耳。彼至爲勤懇。而又時時教我讀書。渠與吾輩至爲親切也。渠方欲續續言時。吾父以面嚮壁呼曰。渥爾耐斯。其遣此奴出。余從父命。搖手作勿聲。而又低詢之曰。哈蘭霍克司君究以何時歸乎。瑞姆曰。我知非至天明不歸。蓋此間暴徒甚盛。渠當終夜看護君之家宅及製革廠也。

其時吾父聞彼一語而跳躍以起。良以暴徒甚盛之言。至足刺激。老父即呼曰。我

之家宅乎。我之製革廠乎。我將起而助彼乎。彼青年哈蘭霍克司其猶未歸乎。然則我廠中之衆雇工又何往者。顧吾父雖起立究竟以疲勞苦痛之餘便卽臥呻吟曰。渥爾耐斯汝之老父今與汝同此疲弱不活動矣。

時則吾父子守此長夜。於是由睡夢中時聞屋外之喧聲。又見此長心之臘燭光搖搖而動。眼花心亂。疑心暗鬼之中恍惚見吾家起火也。吾父夢囈中似云。彼青年今安全乎。而余亦默然無語。惟禱諸上帝。至於夜半夜氣森靜。雖遠寺鐘聲余亦未計其時刻。燈光朦朧之中。余見阿父鼾然入睡。鄉矣。而余雖身體怯弱。今日反若精神暴長。我父沉沉睡去。至於天明。我念迦因囑余勿與阿父分離者。今已越長夜矣。余則暫離阿父。自樓梯而下。以入沙里懷琴斯之廚房。時則悄然無聲。僅有忠實之瑞姆在此。曉色迷惘之中。抱頭而睡。余輕觸其肩。彼突然驚躍而起。勢將撲余。已而熨眼細視。呼曰。噫誤矣。其渥爾耐斯君乎。

余曰。哈蘭霍克司。今何在。耶瑞姆曰。我不知也。彼臨去時。僅詔我曰。瑞姆汝其留。

居此。我遵其命。留此耳。余曰。瑞姆。汝其假我以外褂與帽子。我其出外一覘情狀也。瑞姆若有驚愕之色。然亦未能遮我之行。乃曰。脫哈蘭霍克司歸詢君者。將作何言。余曰。我往尋哈蘭霍克司者也。於是彼遂爲我啓門。我曰。瑞姆。汝勿他行也。瑞姆曰。我何行者。我尙守哈蘭霍克司之囑。彼詔我曰。瑞姆。汝其留居此。我何行者。

我默念瑞姆之服從。迦因命。可謂擊切。雖待至世界最終之日。當亦不離寸步也。余令其閉戶。自入。而於此微暗之市街。彳亍以進。顧街衢間。殊沈寂。余思身入此暴徒羣集之中。故借此瑞姆之外套。爲人所不覺。一路中。但見街燈二四半明。不滅。有塗樹脂之麻索。灸痕。宛在此。卽暴徒行經其處之徵。而其志在放火矣。斯時。余之恐怖。直襲余心。且市街岑寂。人家亦暝如死。鼠默念暴徒果何往乎。鬚髮間。有人語聲。聆之。則曰。此輩奚往乎。一人曰。初集於哀培爾。傅蘭却之製粉廠。今羣往其家矣。一人曰。此市中無人一援助彼乎。法律與警察何在者。一人曰。噫。彼

普連土教徒也。法律不保護普連土教徒。

嗚呼。當此時代。真可謂殘酷。非道對於非國教徒。恆作如此論調。今者以英國憲法之威光。宜不復有此觀念矣。時則余所最不能忘者。則見一高大栗樹之幹。熊熊然映照。作通紅而一隊之暴徒疾走而來。咸燃麻繩火炬。彼等僅爲一小羣。蓋不滿四十人也。以方攻擊製粉廠。分出徒黨之一部份。加以農夫之壯丁羣相附和。此雖烏合之衆。然行走街衢間。亦頗有嚴肅之氣象。彼等作探尋之勢。意將欲覓吾家而施以攻擊也。

然而吾家固巍然在望。惟重門深扃耳。我聞彼輩相語曰。此老人不知在家否。一人曰。不審此奴奚往矣。爾時卽有一持炬火之男子。狀如首領者。呼曰。夥伴均齊集此間乎。衆應曰。齊此男子。遂以炬火四燭。而余則幸以瑞姆之服裝廁入其中。彼輩亦不覺也。願我則瞥見樹蔭之中。似猶潛伏一人。張目以察此間之舉動者。已而首領又呼曰。汝曹須預備火把。不可熄也。此際響呼喧譁之聲。囂且塵上。余

亦。卽。潛。身。樹。蔭。已。而。衆。人。一。擁。而。去。僅。留。一。人。尙。立。於。吾。家。鐵。柵。之。傍。雖。在。晨。光。熹。微。中。余。固。確。認。其。人。卽。呼。曰。非。迦。因。耶。迦。因。亦。一。躍。至。我。前。曰。噫。傳。蘭。却。君。乎。君。何。爲。來。此。者。

余。曰。我。甚。憶。君。恐。君。或。遭。危。害。君。無。恙。耶。爾。時。吾。兩。人。握。手。甚。堅。迦。因。則。曰。渥。爾。耐。斯。君。吾。輩。今。日。不。可。有。一。秒。鐘。之。猶。豫。我。謂。君。爲。安。全。計。宜。暫。入。室。也。余。曰。家。中。尙。有。誰。耶。迦。因。曰。瑞。爾。在。此。彼。一。婦。人。足。抵。警。官。一。部。員。蓋。彼。曾。與。暴。徒。對。抗。一。次。矣。余。曰。製。粉。廠。如。何。矣。迦。因。曰。無。恙。自。製。革。廠。已。分。派。職。工。三。人。往。而。我。亦。終。夜。往。來。暴。徒。志。不。得。逞。耳。

爾。時。迦。因。彈。指。窗。間。呼。瑞。爾。夫。人。而。瑞。爾。拔。關。出。納。我。輩。於。門。內。門。遂。復。闔。而。我。瞥。見。吾。父。之。手。鎗。已。置。於。其。側。迦。因。低。語。我。曰。瑞。爾。頗。有。勇。氣。大。似。古。之。烈。女。風。也。此。時。瑞。爾。之。對。於。迦。因。意。頗。柔。順。且。曰。我。今。日。必。從。君。言。以。君。雖。少。年。頗。有。幹。略。君。在。我。輩。大。足。壯。膽。也。我。輩。今。日。之。第。一。防。禦。者。則。在。火。事。以。暴。徒。輒。以。放。火。

二字恐嚇我輩而列炬通明見之亦不寒而慄彼等又作怒吼聲曰火其宅可耳亦有人投其手中之炬火擲向我門顧門堅不易破而此炬火亦自落於白石之階第自列炬中觀之則此憔悴襤褸之姿亦不能不令人增喟歎耳

余與迦因見此悲慘之狀態不禁爲之畏縮迦因則鼓勇曰我且與渠輩開談判也試啓而窗我往說之渠不聽吾輩之勸阻卽探身出窗外呼而與語顧呼聲爲彼嘈雜之音所混亂略少寧靜迦因復呼曰君輩集此何爲者豈欲放火燒此家乎則忘却放火之罪當處絞刑耳此時羣衆又呼曰普連土教徒之家不能與尋常同火此普連土教徒之宅不處絞刑也

時則瑞爾在旁語曰今日吾儕不能不似麥爾台克之人民預備作戰也迦因目注此窗外炎炎炬火之光曰非作戰蓋抵禦耳瑞爾已將室中之書籍擇其巨冊抵彼破碎之玻璃窗余見之曰瑞爾此皆聖經賢傳不可犧牲也彼乃仍以巨冊歸原處嗚呼此聖書中語則曰汝視敵如友汝祝福於汝咒詛之人汝爲侮辱汝

迫害汝者祈禱。凡此亦均瑞爾所服膺者也。

逾一二分鐘間。迦因作沉思狀。又以手拊吾肩曰。渥爾耐斯君。余今思得一法。請暫試之。時則彼復啓窗探身出於窗外曰。汝曹無譁。試聽我。一言者。顧在此。洶湧怒潮之人聲中。誰復聞彼言者。惟飛來一瓦礫。直擊迦因之顛。迦因急避。幸未受創。然此羣衆之暴徒。距離尙遠。以相隔有八尺餘之尖頭鐵柵爲之障壁也。惟彼等見有人方啓窗。則擲石如雨下。我輩急引迦因進。余曰。迦因。汝奈何以貴重之生命與之一賭乎。迦因曰。否。我持以誠意。決不畏懼也。

我輩方語時。而屋外叫囂之聲愈烈。羣呼曰。其趣火其宅。彼爲普連士教徒。無妨礙也。迦因曰。事不可緩矣。瑞爾夫人此間非有一手鎗乎。瑞爾曰。然。已實彈矣。卽以手鎗付迦因。迦因持之下樓。余亦隨之而下。彼卽徑啓大門。其行動殊快捷。余隨其後。以柱爲蔽。將注視迦因之所爲。顧此種光景。殊出彼暴徒意外。衆反因之而寂靜。以此青年之膽略大足。令人驚愕。第一轉瞬。喧聲又動矣。羣曰。汝爲誰。又

曰。汝爲普連土教徒之一人乎。又曰。誰有勇氣者先捕此奴。

衆喧雜動而卽有一人搖手止衆勿譁而迦因亦無有怯意泰然倚門而立時有一炬火直投迦因墮於足畔迦因則俯身拾之余初以爲迦因必擲還此暴徒矣而迦因僅投之於地以足蹴之滅卽此一單純之行爲而於彼羣衆之上有可驚之效果時爲首之一人遽趨前而呼曰君非霍爾耐斯君乎不意乃於此間相逢也迦因曰然君亦非迦克培因斯乎曰然迦因曰君將何爲曰我欲見哀培爾傳蘭却耳彼今奚往者迦因曰汝曹覓彼何爲者時則衆復喧呼而迦克培因斯復鎮止之衆中亦聞有互相傳語者若曰此青年不可害也又曰彼係貧乏之子與吾儕相同耳。

旣而聞衆中一人曰我輩此時亦出於無奈耳試思人而至於餓死其慘酷爲何如乎迦因曰知之我亦過來人耳卽此簡短之一語回答衆聞之而驚愕騷亂之聲爲之一鎮少選又同聲呼曰我輩決不害君君亦我輩中之一人也迦因冷笑

曰。我決不爲汝輩中之一人。夫聚衆喧噪而欲放火以燒人家。此暴徒之所爲耳。我實恥之。余思迦因此語實足以挑發彼等之怒。願渠輩反噬其聲而迦因又詰之曰。汝曹究欲何爲。可詳告我。

衆曰。哀培爾傅蘭却富而貪吝者也。我輩必有以懲之。迦因曰。此何與君輩事。君輩今日之吼怒者。非因其小麥過糶乎。然而此小麥者。彼之所有物也。彼自能處分其所有之物。又何害乎。時衆人皆無語。蓋此暴徒中亦非嘗無幾分正義心之潛藏而迦因又續語云。汝輩行動抑何愚也。其將以是種種恐嚇他人乎。而哀培爾傅蘭却豈受人恐嚇者。汝輩中亦有曾爲彼之雇人者。寧不知之耶。且我今爲傅蘭却家之人。食人之祿。自宜忠人之事。脫有人闖入其家而謀暴亂者。我惟開鎗擊之。雖然。我亦知汝輩爲飢所驅。蓋枵腹之痛苦。我亦經驗來也。

迦克培因斯曰。君之所言固合於理。但我輩今垂餓將死。豈能聽君之說法乎。迦因此時以穩靜之態度曰。我知之。惟若先進君輩以食物。當能聞我之言乎。衆咸

呼願聞嗚呼此可憐之貧民何嘗有善惡之主義惟以生命爲問題耳彼輩但得一片之麵包足以交換其貴重之靈魂而有餘迦因又曰汝曹其肅靜無譁者余知汝曹皆拿爾登培里之民衆然汝曹之計謀無乃太左夫國家刑律一秉大公豈有普連土教徒可以任汝曹蹂躪而國家不施以懲罰乎

衆人如不聞者咸呼曰食物食物果與我以何種食物者迦因哈蘭霍克司遂呼瑞爾以家中各種之食物悉皆持來瑞爾唯唯今日思之殊覺不可思議蓋瑞爾曾未有如此服從於人者也余曰我且視彼作何狀而瑞爾不許僅能令我作遠望迦因乃招手令至石階斯時登者約四十人均見飢疲之狀迦因就中分與食物而此輩耽耽之狀竟同野獸若烹肉生肉麵包野菜之類均以手攫之此正如餓鬼道中來者也

已而復求飲料迦因乃呼曰瑞爾夫人其與彼輩以水也就中亦有人呼曰試與吾輩以少許之酒者迦因曰請君恕之此間實僅能供給君以水我雅不欲見主

人之門有酪酏醉漢也時則一轉瞬間吾家之食物已罄盡無餘迦因語於大眾亦信之實則此輩人飢餓憔悴食量亦至有限有麵包方入口尙未加以咀嚼而其人已昏倒矣亦有哽噎於喉欲咽不能以致涕泗橫流者總之有如餓獸咸橫臥於階前其能從容進食者蓋亦僅矣

維時余亦臨窗而望遙語一人曰汝亦持此麵包少許歸遺細君乎迦因聞我聲音卽低語曰渥爾耐斯君若至此間殊不相宜寧不覺其危險乎然而余今日之裝服人亦未有識其爲哀培爾傳蘭却之子者矧又在迦因之旁乎時迦因卽呼之曰君輩皆飽乎羣呼曰飽更有一人則曰感謝上帝迦因曰宜哉迦克培因斯乎汝當信賴上帝否則自罹於法網身上絞首之臺而兒輩啼飢矣迦克培因斯悲呼曰誠如君言小兒已垂餓欲死顧我何所得食物以救此垂斃之兒乎迦因沉思半晌則曰且待容我思之渠卽趨至我許與我商略彼以我爲哀培爾傳蘭却之子固當有此主權聽彼忠告彼其意則欲就製粉廠中與彼各人以一

定。量。而。草。一。命。令。書。與。之。我。則。甚。贊。成。其。策。迦。因。曰。雖。然。我。輩。擅。發。是。令。不。審。能。得。主。人。之。同。意。余。曰。處。此。境。地。我。思。阿。父。亦。必。同。意。迦。因。曰。果。耶。我。念。阿。父。亦。必。承。諾。也。蓋。與。其。完。全。失。却。不。如。斥。其。幾。分。之。爲。愈。想。吾。主。人。必。能。斟。情。酌。理。我。殊。可。以。無。慮。瑞。爾。夫。人。其。與。我。以。少。許。之。紙。者。

爾。時。彼。握。管。着。紙。爲。狀。至。爲。沉。着。余。自。其。背。後。觀。之。則。見。其。字。跡。整。潔。而。端。敏。可。知。彼。於。危。難。之。中。頗。有。審。密。安。詳。之。態。度。當。此。命。令。書。將。署。名。時。渠。突。然。而。止。曰。噫。此。非。我。所。當。爲。也。余。曰。何。耶。迦。因。曰。我。安。有。此。權。利。者。對。於。主。人。不。無。僭。越。余。曰。今。日。之。事。自。當。從。權。迦。因。曰。否。渥。爾。耐。斯。君。乎。君。旣。在。此。當。由。君。署。名。也。余。至。此。僅。能。服。從。迦。因。之。言。迦。因。遂。以。此。小。紙。片。鄭。重。付。之。爲。首。之。迦。克。培。因。斯。且。曰。君。等。若。於。此。拿。爾。登。培。里。演。暴。亂。之。行。爲。則。警。察。兵。士。立。卽。如。狂。犬。之。飛。至。而。汝。曹。半。數。爲。之。擊。殺。半。數。則。送。之。地。方。之。牢。獄。澄。心。思。之。汝。曹。亦。甚。可。憫。今。君。輩。旣。飽。餐。矣。加。以。尙。得。小。有。所。攜。安。穩。歸。家。以。遺。妻。子。當。能。明。此。好。意。乎。

迦克培因斯曰。明之迦因曰。雖然君輩當能原諒哀培爾。傅蘭却與普連士教徒乎。彼等卽呼曰。哀培爾。傅蘭却萬歲。普連士宗教徒萬歲。卽此呼聲乃於拿爾登培里之市街作反響。今日之暴動其終局乃如此乎。少選迦因哈蘭霍克司閉迴廊之門而入。內兩股爲僵。踉蹌而行。瑞爾則摩挲其老眼曰。君眞勇幹有爲之少年也。彼以手拊迦因之肩。迦因緊握余手曰。嗟夫。渥爾耐斯君今可無慮矣。敬謝上帝。非加護佑烏能致此。

第八章

迦因曰。今無事矣。可迓阿父歸家。耶時則吾父仍安眠於迦因之牀上。我輩入時渠摩挲睡眠而興。陽光正射其面。余見老父。經昨日之炙搗已增十年之老態矣。渠凝視迦因曰。噫。少年吾兒何往者。渥爾耐斯今往何處乎。余此時乃如孩嬰之狀。以臂環抱阿父之頸。而又以手撫摩阿父之禿頂。父曰。汝不受創乎。并無人欲加害於汝乎。迦因曰。無之。敬告主人卽府邸與製革廠亦皆無絲毫損傷也。

父作驚愕之狀曰。有是哉。彼輩其甘心乎。迦因曰。渥爾耐斯君。必能詳告主人。我輩此來。方欲迎君歸家也。時余卽將頃者。迦因之措置。不加。以何等批評。一一告之。吾父其語至單純。而平易。吾父初時。惟傾聽。無語。已而余言漸進。彼則探手索帽子。戴諸頭上。而將帽之廣簷深蔽其目。至於道。及我輩以父之名義。贈彼麥粉。致令吾父負夥。頤之損失。時彼仍不發一言。惟筋肉擊動之狀。微爲我輩所見。迦因則又詢曰。我輩此舉。主人心。中其有所不滿足乎。父曰。頗爲滿足。顧雖作是言。而我見阿父以兩手拱膝上。以帽之廣簷蔽及眉目。僅露口輔耳。然而我輩觀阿父此狀。殊有不安之感。心迦因此時。則低語。父曰。我將助君歸家乎。父遂仰視。伸手曰。汝實爲佳少年。汝實爲我輩親切之少年。於是。我輩遂扶阿父歸家。至於我家之門口。此蓋卽兩年前。吾兩人在此。握別時也。我輩不禁。追懷往昔之事。迦因扶吾父至此。而止。不敢徑入。父呼曰。迦因。汝其入此。不拘曩例也。我遂攜迦因之手。同入。而彼之態度。至爲沉着。我父則抱頭隱於几上。少選。對於迦因。進感謝。

之詞曰我深謝君之周旋嗚呼迦因汝年幾何矣

迦因曰二十歲矣父曰此一年間汝之徒弟期限已滿我亦深知汝之足以自立至二十一歲時君其獨立開業乎抑與我共同組合乎君其自擇可也雖然上帝鑒之我則深望君之能與吾兒渥爾耐斯偕更望汝之能善待吾獨兒渥爾耐斯也迦因聞言則亦起立誦上帝之名而誓之

自麵包暴動之後經一月餘余新病初愈是爲迦因每日以親切周到之看護力乃奏成功蓋使迦因而常在我傍者我當不復再病也余生不辰體魄上多所欠闕病苦時襲余身而彼於精神上肉體上均與我助力以彼興味之活潑雖在煩懣之中亦轉而化爲舒快之氣是日仍與之散步於庭園迦因曰渥爾耐斯君汝其周步園庭未稍休息乎病起一月恐未有過大之精力宜加以靜養安息也余曰君言良是我當服從我輩試觀此新聞紙乎君其爲我讀之不審邇來有何新聞也迦因曰諾此處有名人手蹟殊美妙也余曰迦因君邇來書法亦必進步

矣。迦因曰：渥爾耐斯君曾未忘當日我輩在麥其小山之頂，初由君教我以習字之時。光耶余曰：憶之當時，此二紳士者不知何往矣。迦因曰：君未聞之乎？彼勃里司惠脫，卽爲彼地主者，已於上月結婚，所偶爲外國之美人也。余曰：麥基君如何矣。迦因曰：不聞此君消息也。我今試讀此新聞紙者。

時則迦因朗誦新聞紙，余傾耳聽之。則載有拉瑞爾與特起司克氏將闢一方形之地，以爲優美之育兒場。其地仿爲園林之式。余曰：此倫敦市中佳美之場所也。迦因曰：余必往一遊之。雖然，今冬余以廠中事恐尊父尙有見委他行，君亦能同余遊乎？余搖首者再。蓋余以舍此閑靜之家庭而他行，頗厭其煩。余之性質以體魄故，殊不喜有所變動也。迦因曰：君宜時時變動其地位。瑞瑟波博士非欲君遷地爲良乎？我今得一地，雖爲田舍風景，實足怡情適性。汝其願聞之乎？

余曰：何也？迦因曰：在櫻他麗小山之麓，實爲一綺麗之場所。中置一茅舍，堪名之曰：薔薇之屋。因此茅舍全爲薔薇之花所牽附，祇見薔薇不見牆壁也。余曰：櫻他

麗小山在何許。迦因曰：君亦聞英國之最高原櫻他麗平原乎？櫻他麗小山卽在其側。此實爲熱鬧場中一清涼地，而空氣尤爲新鮮。實養疴之佳地也。在其平原之一方面，更有一村爲景更覺清幽。余曰：村不大乎？迦因曰：數家茅舍自成村落。惟以栽花種竹爲生。此間實爲天然閑靜之場所，絕無喧囂譁鬪之聲擾及耳鼓。若久居於製革廠中，日聆此機器隆隆之音，更往此處儼如入洞天福地矣。故余之愛田舍也，甚於愛都市。

余曰：我當時贈君一製作，卽吾祖先與余同名者曰渥爾耐斯。傅蘭却君所著之「牧羊人之生活境遇」君亦曾讀之乎？迦因曰：讀之已數過矣。卽「紫島」及「莎士比詩集」亦曾熟讀也。余曰：君曷讀其詩？迦因於是朗聲讀其牧羊之歌。少選。迦因又語余曰：渥爾耐斯君乎？我輩試往遊櫻他麗小山薔薇之屋。君其有意乎？且我曾在此廚房見有一絹衣，知爲鐸士特夫人之服。夫人爲一端正優美之婦人也。

余曰。君何以述及此。迦因曰。君年二十有二矣。而僕年亦二十。僕之希望將來得一貞潔賢美之妻。與夫嬌小聰明之兒。君亦近日漸趨於結婚之思想否。余聞此言。胸中如電光之一瞥。默念我以病弱之軀。將來對此問題不審如何解決。遂默然無言。迦因亦不追詢。仍討論及於移居櫻他麗問題。我再三爲其說喻。自表同情。今日吾父與迦因萬事投合。自無不許之理。矧吾父又委迦因爲我之監督人。則其信任可知。於是遂決我輩兩青年住居一兩月於鐸士特夫人之家。而迦因則每星期三回至製革廠盡其職務。又報告我之身體近狀。則以拿爾登培里之馬車往還而已。而吾父於一切事務上竟賴此少年爲股肱。他人不復置眼。此實我所深喜悅者也。

秋高八月。天氣佳晴。我輩遂往櫻他麗小山。其地經田野。越山嶺。約八英里之遙。我輩附郵便馬車。緩緩而行。覺沿途風景媚人。令人爲之舒快。余見迦因活潑愉快之狀。更令人別饒興趣。以彼容貌狀態足以表示一種親愛和愉之意。故見者

莫不歡迎之也。其體幹修偉。若涵育青年之光榮。而又秉有高尙之姿質。平素爲樸素之裝束。大概均爲鼠色。卽此顏色稍稍有我輩普連土教徒風尙焉。上體服緊短之衣。雪白之領外翻。黑色之袴。齊膝長襪。革履。至今思之。其優美之服裝尙在心目間也。

迦因見我注目於彼。卽曰。渥爾耐斯君。我之服裝有不適當乎。余曰。否。君之服裝至相宜也。迦因曰。余今者脫去製革廠執事之服。特易此裝服。以偕君來。此櫻他麗特表敬意也。余曰。佳哉。君作此裝束。益見昂藏氣概耳。彼聞言。向我微笑。似有滿足之狀。我輩漸入山路。來迦因卽躍起。指點山上險巖之道。路。余亦隨其所指而觀之。然回首觀迦因之姿態。則仰首於蒼穹之影。大似映照輪廓之畫。余觀其背影。第見披肩之髮。飄拂於風中。愈見其活潑健康之狀也。我輩又前進。則見前面一旅館。標其名曰。熊館。其古風之招牌。上畫一茶褐色之熊爲狀。猓爪中又握一棒。作高舉之勢。蓋此館之設置於此。二百餘年矣。余因

問曰此間卽爲櫻他麗之境界乎。迦因曰近矣。君未見海乎。而此間可望見海之一角。彼地平線上閃閃有光者水也。我輩所時時道及之雅朋河此爲河口。此線光芒宛如天女投其頸飾之金剛石於山中作作有芒也。余曰迦因乎君所言大類詩家吐屬。迦因曰我何知者我惟當此風和日麗之天快樂逍遙狂態畢露。君其原之君不見此茫茫一片綠原。凡眼界所觸蒼空與平地。平地與蒼空。此則櫻他麗之平原實佳境也。

行行重行行。我輩漸至櫻他麗小山之麓。而至薔薇之屋之門。首所謂薔薇之屋者。眞名符其實。余生未見如此漫爛繁盛之薔薇花叢。花有含苞者。有開放者。每簇輒十二三朵。淡紅色之花瓣穿窗入簾。殆如與人爭道者。此小屋有二門。一爲迴廊之口。則爲黃色素馨之花所蒙。又一門爲蔦蘿所覆。芳香之氣透於鼻觀。至此眞成一花花世界矣。迦因呼曰鐸士特夫人在家未。余乃見右首之門出一和藹迎人之中年婦人與迦因爲禮。此婦人之裝束不華而雅潔。笑呼曰君佳乎。小

兒輩日夕念君也。兒輩來哈蘭霍克司至矣。哈蘭霍克司至矣。

則見有三四小兒跳躍以出環繞於迦因之周圍。迦因則一一撫其頭。最後則將最幼之兒高舉空中。噫以迦因身體之修偉而抱此小兒誠奇觀也。鐸士特夫人曰：兒輩勿譁。諫此間客有新痊之人不勝汝輩擾也。迦因曰：然我輩馬車故直抵此屋之門。今將居我輩於何室乎？鐸士特夫人導引我輩入室。恐我病不可以風則爲之閉窗。下幕茶罷。余則不能不休憩於榻。因思此窗外芳烈之空氣與夫夕陽一角映照花叢如此好景。寧能推諸窗外。乃令迦因開窗。而迦因則憑窗檻之上。領畧花香。又喃喃然自語曰：我前曾一度來此。恍如十年舊地。余髣髴見此處有金雀花之叢。點點放異彩也。又下爲一帶森林。有蔥鬱之觀。右爲高地。今在夜色朦朧中不能見矣。白晝觀之自是勝地也。

余曰：君何以能熟知此間景色？耶迦因曰：我前日不與君語乎？我最好此間風景。一度來此。卽不能忘。我謂能居此者頗有幸福也。余曰：然耶時則冥雲四合。室中

漸暗。迦因亦自歸寢室。以我之豫想。彼必不能便自安睡。定自家中飛出。以至平野。在此寂寥閑靜之境。約數分鐘後。余似聞足音。蹙然沿余窗而過。隱隱聞彼翕唇噓氣。作口笛。此爲迦因之聲也。而余亦入黑甜深處矣。

明日起而晨餐。迦因爲余道晨安。曰：渥爾耐斯君。我不嘗語君乎。鐸士特夫人者。實一可敬之婦人也。余曰：然。余觀鐸士特夫人兒女雖多。而其管理家事嚴肅。整齊。全以溫和忍耐之操對待其兒女。余曰：迦因。我在半小時前見君。以鐸士特夫人之長兒扶乘驢馬之上。牽引戲笑。君抑何興高哉。迦因曰：然。此輩譁噪於窗下。恐擾君眠。我故引與遊戲也。而鐸士特夫人亦不余禁。渥爾耐斯君亦知此間除我。儻賃彼屋外。渠尙以他之半部分另賃於一人家。耶。余曰：君知之乎。迦因笑曰：汝試猜之。其爲何等人物也。

余曰：其爲一紳士夫婦。慕此風景來此小住。耶。迦因曰：我聞之。鐸士特夫人謂有一老紳士在此養病。而別有一女子。則非老婦人也。余曰：此爲誰。何得非老紳士。

之細。君耶。迦因曰。細君耶。我敢決其非也。我頃者已見之矣。余曰。迦因若於何處見之。曰。余今晨早起散步於平原。見一女。郎服鼠色之外衣。行步迅疾。手攜一小籃。余知此籃中之物。悉雞卵也。余曰。然則君見其面乎。迦因曰。未也。余見其長身細腰。行步敏健。不類一老婦人。余雅欲凝視此婦人。然身爲男子。追隨一女子。不中禮節。余惟遙覘其所往而已。余曰。亦歸薔薇小屋中來乎。曰。然。余曰。老夫少婦亦世間所常有者。君何爲堅稱其非是。

迦因曰。我敢決其非也。彼購雞卵而歸。想必爲老紳士早餐之需。渥爾耐斯君。我知此女郎必爲親切之人。渠於歸途中曾兩次佇步。一次與一拾木片之老嫗談話。又一次則一童子之驢馬衝突其身。爲彼所呵也。余曰。君聞其語乎。曰。未也。但我覺此童子有悔悟之色。則其詞正意嚴可知矣。斯時我輩之討論直等於無意義之囈語。少選。迦因曰。余今者須往拿爾登培里一行。趁此好天氣。我其跨馬一游者。

時則余惟斜倚於安樂椅子上。以眺窗外種種之景色。迦因曰。渥爾耐斯君。汝於晝餐之前。宜稍稍從事運動也。渠方言時。忽聞窗外有泣聲。卽如飛而出。蓋鐸士特夫人之兒有名迦士克者。好爲惡戲。而傾跌受創。額破血沁。沁出斯時。余見迦因卽抱迦士克而入。呼曰。鐸士特夫人。勿驚。此僅微創也。迦士克汝將成人矣。勿哭。勿令汝母喫驚也。

鐸士特夫人始而震驚。旣見無甚大創。則又怒其子之不注意。而又哭泣。使居此屋者不安。又云。此兒恆以惡戲受創。當三個月前。麥其君初來。兒亦擲弄其馬。致爲馬蹴傷其臂。以後宜加謹慎。願仍不改舊態。我曾言於我夫。何此兒之童心不化也。迦因曰。夫人恕之。仍抱迦士克。至於鐸士特夫人之廚房。此廚房在屋之中央。而又助彼阿母爲之敷塗膏藥。阻血止痛。鐸士特夫人尙喃喃不已。迦因曰。夫人其赦彼一次。若第二次。更如是者。當膺重罰矣。然我知迦士克下次決不復蹈矣。

鐸士特夫人曰。果如君言乎。迦因曰。人貴改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迦士克其能之。鐸士特夫人曰。君得無過獎彼耶。雖然。我嘗於禮拜日詣教堂聽牧師講聖經。亦謂悔罪之功德最大。哈蘭霍克司亦聞之乎。迦因曰。夫人之言是也。迦士克乎爾母赦汝矣。汝後勿再犯敬聽而母之訓。迦士克嗚咽曰。謝君我決不肯母訓矣。君實爲紳士而麥其君則非紳士。彼則以爲我之被馬蹴爲當然之結果也。

語未畢。其母呵止之曰。趣止而言。則見門閉。然關一婦人立門次。呼曰。鐸士特夫人。阿父云……語至此。見廚房中有多數未識面之人。語調遂停。而余與迦因不禁迴首以視我輩。或進或退。一時微覺躊躇。而此女卽續言曰。鐸士特夫人。阿父所需之肉汁。十一時必爲預備。望君勿忘。鐸士特夫人曰。弗忘。麥其姑娘此時麥其卽閉戶而去。殆如驚鴻之一瞥。

此女。郎者卽着鼠色之外衣者也。余思迦因早晨所遇者卽此人矣。此女。郎頗頗而長似發育頗早。宛然一苗條之姿。而迥非所云於纖弱之一種。形容詞姿色微。

黑。惟。黑。髮。黑。眼。天。然。相。稱。而。更。有。一。般。宜。喜。宜。嘖。春。風。之。面。似。有。和。煦。之。氣。撲。人。也。鼠。色。之。外。衣。不。假。修。飾。惟。自。襟。而。袖。乃。有。一。種。白。毛。皮。爲。其。緣。飾。覺。非。常。美。觀。及。閉。戶。後。鐸。士。特。夫。人。乃。語。我。輩。曰。此。爲。麥。其。姑。娘。迦。因。應。之。曰。然。鐸。士。特。夫。人。曰。此。十。七。歲。之。女。耶。發。育。可。謂。早。矣。其。父。親。常。病。在。此。養。疴。病。中。語。言。躁。發。絮。絮。不。已。而。女。惟。順。受。絕。無。怨。詞。可。憐。哉。此。不。可。多。得。之。溫。淑。女。耶。也。

迦。因。以。簡。單。之。語。答。曰。然。乎。其。時。彼。尙。立。於。廚。房。之。桌。旁。裏。迦。士。克。之。額。傷。縫。最。後。之。綳。帶。料。理。已。畢。尙。爲。之。四。分。鐘。之。猶。豫。余。告。迦。因。我。輩。勿。在。此。侵。擾。鐸。士。特。夫。人。之。廚。間。迦。因。曰。否。我。輩。決。不。擾。彼。鐸。士。特。夫。人。亦。曰。君。輩。安。心。我。甚。樂。君。輩。至。此。言。時。意。頗。殷。勤。又。曰。吾。小。兒。醒。矣。則。聞。此。室。之。隅。搖。籃。中。小。兒。方。呱。呱。而。泣。我。兩。人。遂。卽。退。出。廚。室。也。

余。曰。迦。因。我。輩。頃。者。鼠。色。外。衣。問。題。之。主。人。今。已。發。現。矣。卽。此。女。耶。乎。迦。因。曰。然。也。今。聞。鐸。士。特。夫。人。所。語。則。彼。女。耶。護。持。此。病。父。晝。夜。辛。勤。固。亦。可。憐。人。也。余。曰。

迦因君猶憶之乎。彼父之名在五年前。我輩在雅朋河所救起之一人。非亦名麥其乎。迦因搖首曰。吾英同名者多。我恐非此人也。余今將往拿爾登培里。一行歸後。再調查此事矣。時則彼卽出門。解垂楊下所繫之馬。卽款款而行。惟回首一注視。薔薇之屋而冉冉之影。漸沒入樹陰中。余見對面麥其君之屋中。似有人臨窗窺視。略見春葱之尖也。

余自迦因去後。默坐小屋中。而鐸士特夫人見余獨居無聊。則入我室中。百端慰藉之。大類慈母之於穉子。良可感也。俄而斜陽之光。漸漸自儂耐儷山。彼方四株意大利白楊樹之蔭。而沒此四樹者。三株簇聚一處。一株離立於廣野。此樹爲是間陸地之目標。亦爲我儕眺望之目標。每日破曉。凡自雲罅中。逗露陽光。則最初之日。必先映於此樹之頂。至日落西山。則猶繫斜暉。若戀戀不肯去者。此四樹日與我輩接近。懸想當北風怒號時。彼亦必飛揚作戰。以助風威。當天氣晴明時。則亦左披右拂。隨春風以迎人。嗚呼。物猶如此。人何以堪。

至夜間九點鐘。我始聞馬蹄得得之音。知迦因歸也。卽出而歡迎之。惟是日。迦因與味稍減。雅不似平時之活潑。壯快。則彼之所謂製革廠之感情者。迦因殊爲此煩雜之事務所迫壓矣。鐸士特夫人爲我輩點臘燭。撫慰令其安眠。臨去。又曰。哈蘭霍克司脫。有所需者。可卽見告。勿隱忍也。迦因則皺眉語我曰。我本擬去此煩雜之職務。然覩翁一人肩此重任。心煩意亂。我又不忍不助彼料理。故我至少一星期。須以五日歸拿爾登培里。君在此。恐增寂寞之感耳。

余曰。否。我在此。頗樂。君不必伴我。我近日亦知田舍生涯之有興味矣。迦因曰。如此良佳。我輩對於前途爲奮鬪之生活。而就中亦須求有愉快休憩之日。以息其喘。故得有寸暇。亦須善用之。今日君體佳乎。余曰。極佳。明日君不往拿爾登培里。我輩何爲。迦因曰。明日早起。我與君散步平原。此間風景至爲綺麗也。余笑曰。所謂綺麗者。言景物耶。言人耶。彼知我言中之指。卽微笑曰。我知君言外有意。雖然。我今已忘。彼人不復記憶。我輩宜趨他道。不致再逢此女郎也。

第九章

明日晨起七點鐘。我輩遂作散步平原之計。迦因曰。渥爾耐斯君此處有一高地。我輩試登一眺望風景。殊可人也。於是拾級而登。而此平原之周圍低地。乃如城壕。宛然爲一河流之域。經數百年而枯涸。漸次成爲森林牧場者。遙見彼方結屋數十椽。自成村落。而黃色之麥田。與夫紫色之山光。掩映於綠樹之中。最高點之儂耐儷山。卽昨日所見斜陽之光。冉冉而沒者。今則現最幽妙灰色之曙光。撲人眉宇也。

迦因曰。佳哉。此景色也。渥爾耐斯君乎。余甚喜此。君尙未知此間居民。大有太古淳樸之風。昔日有一棉布織匠曰波蘭墨司氏者。居此。今其子孫依然從事於此職業。君不見此森林中。散布之屋宇。全爲織匠所居乎。余曰。迦因。此君之所深喜也。君非曾告我以君造一種小織布機器乎。迦因曰。是也。我理想中常欲設立一完備之織布工廠。惜此間之所有主。恆默守波蘭墨司之古法。未肯改良。試思彼

之。先。祖。距。今。百。有。餘。年。矣。乃。以。同。一。之。方。法。同。一。之。機。械。不。知。進。步。吾。英。可。爲。守。舊。之。民。族。矣。君。言。機。械。君。亦。略。明。此。理。乎。

余曰。我從未研究君能道其大概乎。迦因遂略釋機械之原理。余自覺此魯鈍之頭腦。僅得十分之三四。可以了解。迦因又曰。天下事在有意與無意。可以進退之。苟有意於是者。卽思研究其理。君知我雖不精機械之學。然對於工場之機械。恆加以注目。余謂機械之運轉。以水力者。其利至宏。余曰。迦因。君異日將爲水車工廠主人乎。迦因曰。非此之謂也。人雖有此志。願然而往。無選擇職業之能力。我今爲製革匠。在職言職。安知不爲一名匠。余曰。我殊不望君爲製革之名匠。迦因乎。無論如何。我輩總脫離此一個月之製革生涯乎。

蓋我輩自來此櫻他麗之薔薇小屋。挹田舍自由之空氣。愈覺此製革廠之可厭。迦因雖自強制。我知固亦與我同感也。此間野花隨意亂開。爛漫遍地。迦因曰。古人恆以花較美人。良不誣也。余曰。君言此。我又憶鼠色外衣之女。郎君之遇。此可

云有緣。迦因曰：異哉！君言晨來偶爾邂逅，何云有緣？我輩今日歸，宜相避道。嗚呼！迦因之所言，實與余意相反。余則熱心渴望一覲彼姝，顏色也。然而迦因則老於世情之男子也。嘗以吾父之命，旅行於國中，則對於男女交際之禮法，自較我爲多所經驗也。

顧事有出於相巧合者，則我輩歸時，將近薔薇小屋之前，而路之一端，有姍姍來者，卽鼠色外衣之麥基女郎也。我輩至此，覲面相逢，因詳審彼女郎之容貌，風采而女郎至此，亦一瞬我輩，微暈其顏，垂目低頭，匆匆而行。女郎方行，經我輩之屋之門前，鐸士特夫人適抱其嬰兒而立。嬰兒見女郎來，卽展其可愛之雙手，索女郎抱。女郎卽止步而抱此玉雪可念之嬰兒。噫！今日脫有名畫師在此者，則彼二人者，非一絕妙美麗之圖畫範本乎？女郎冠一草冠，姿態優雅，而黑鳶之頭髮微露於外，余覺美人二字實雅稱此女郎。未嘗有溢美之詞也。

女郎當門而立，蓋彼方逗弄鐸士特夫人之嬰兒，而忘却讓道也。夫人則語之曰：

請讓。彼客行。彼卽急急避。向左側。余凝眸視。此女郎。而迦因乃脫冠。與之爲禮。女郎含笑。殷勤答禮。我輩遂入室。余語迦因曰。此我輩與其鄰人懇親之始也。迦因曰。善鄰之道。宜有此禮節。語時。復注目於門外。我知彼雖入室。對於門外。佇立之人。尙有餘戀。以彼之所注目者。不在鐸士特夫人。亦未必在彼嬰兒也。余曰。迦因此女郎。實一佳人也。迦因曰。然此實一閑雅優美之女子。君謂然乎。余曰。我固作如是觀念也。

是日之晨。我輩常數道及鄰家之事。朝餐已畢。我卽泥鐸士特夫人。而絮絮問麥基老人之家世。鐸士特夫人雖於百忙之中。絕不以我言爲煩。則云。麥基君者。有獨立財產之一紳士也。渠於此間。爲養疴之計。而實無一友人。彼之家居。蓋在威爾士也。鐸士特夫人旣去。余曰。此之所云。麥基君。其非我輩所識之麥基君乎。迦因曰。決非決非。此後我輩卽同讀古詩集。與夫名家戲曲。此愉快之光陰。至今思之。良不可多得也。

讀書略倦。迦因卽勸余就眠。以蘇息病軀。時方初夏。薰風徐來。花香透吾鼻。觀而萬籟無喧。微聞游蜂往來於薔薇之叢。作蜂衙之鬧。此外則綠樹蔭中。時聞鳩聲。一二破茲靜境。加以搖籃中之小兒爲慈母所嗚兒將就眠而母亦聲澀。余處此境亦漸有睡意。顧微展雙眸以觀迦。因則彼若有無量心事。口邊眼角似欲表示其胸中語也。

草草光陰一星期。又飄忽過矣。我輩之於櫻他麗小山。日漸親密。迦因不能完全享此勝地之幸福。則每星期僅有二三日可以伴我。余晨起。每見晴光高懸。白楊四株之上。迨夕陽西下。則又冉冉掛此白楊。而沒長日。如此絕無變態。而余亦每日在此閑閑之韶光中。日復一日。偶或閑步。至於薔薇小屋之後。汀花野草。藉此自娛。此間蓋多蟻穴。我見夫往來出入之蟻。成羣結隊。一若有靜觀自得之趣也。此櫻他麗之村人。至爲暇逸。余之窗外。適對一泉流。時見老嫗一二來此汲水。則勤樸之風亦至可嘉。其餘則鐸士特夫人之小兒聚此坂下游戲笑聲。時觸於吾

耳。余嘗兩度見有一紳士態度者。由此坂而過。一女。郎扶之。緩緩行。我知此決爲麥基君及其女公子也。麥基君軀幹偉碩。白髮飄蕭。惟我尙未覩面。一瞻其顏色。女郎戴一軟冠。此冠之式爲新流行者。瑞爾曾語我也。除此以外。余殊無機會以觀察吾鄰之狀況耳。

惟偶於餐時。鐸士特夫人輒來閑談。恆道及女郎事。渠謂麥基姑娘能馴服兒輩。小兒騷擾得麥基姑娘一言而止。且其人安雅周詳。又多才技。凡此服裝皆其手製。而麥基先生更不能離姑娘之手。蓋彼以貴人。雖在此養疴。尙髣髴在威爾士。閔壯之邸宅中。呼奴使婢之氣。有未脫焉。鐸士特夫人之所言。宛然將此寓客麥基君之履歷披露於衆。此則櫻他麗人之一種習慣歟。以彼夫人之健談。余遂亦有種種之質問。且以之轉述於迦。因迦。因良。不以爲然。謂我不應探人家之私事。余聞言爲之爽然。

某日爲星期日。我輩已預約爲竟日郊垌之遊。晨六點鐘卽起身。迦。因。則云橫斷。

此原而得一新場所。且云：此間決不再遇。麥基姑娘。余曰：君何能精確算定。彼女耶之通路。想君前者每晨出而運動。曾屢遇之。耶迦因面發赤。曰：渥爾耐斯。君汝知我。雖遇彼姝。然我蓋怯於見婦人也。此時我兩人至一地。爲羅馬陣營之古址。鐵戟沉沙。餘恨未消。而其地故爲一平原。似天造爲一古戰場者。迦因無言者久。而余之思想。則尙屬於彼。不禁喃喃語曰：君之歎賞女郎。謂全出於愛好。天然良非誣也。雖然……余方有所語。而迦因卽遮斷我語曰：君何爲喋喋不已。此未可也。語時以足蹴戰壕邊之一石。而此石直落壕中去矣。

已而我輩之談話。遂及於陣營城壕壘壁。以及於薩克遜人腦門人之種種議論。此論至爲賅博。然至今日則多半遺忘。我亦無勞追述。僕今之所記憶者。則此佳美之星期。日陽光隱現於白雲之中。惠風披拂。時聞遠寺鐘聲。爲好風所度。正可爲人生慰樂愉快之日也。余輩直至暝雲四合。方徐徐而歸。已十時矣。排闥而入。則鐸士特夫人方坐燈下。彼見迦因。卽曰：哈蘭霍克司。我今有事。將與君商略。迦

因曰。夫人何事見詔。敢不遵命。夫人曰。謝君親切之意。然此非我事。乃麥基姑娘家事也。

余見迦因。方凭椅而立。聞此言時。其指尖顫動。則曰。何也。鐸士特夫人曰。姑娘之父麥基先生。今晚驟然病體加重。彼之醫生在距此七里之遙。按此為英里名司街地方。姑娘之意。語至是。略停復曰。姑娘曾未有言。請求此乃我斗膽向君一詢。意欲借君之馬。與吾夫鐸士特騎往司街。以召醫生。君若許之。感謝不盡。迦因曰。此奚不可者。卽此便往乎。夫人曰。惟鐸士特尙未歸耳。迦因曰。謹遵夫人之命可也。人孰無患難。鄰居相通。是乃義務中事。夫人大悅曰。哈蘭霍克司君。我知君必允是者。可憐麥基姑娘。在此舉目無親也。

迦因返室後。沉沉若有所思。又似中心躁動。未能一定者。故雖手書以觀。而此心直不在書。少選。彼忽躍起曰。渥爾耐司君。余思我其自行矣。余曰。何往。迦因曰。往迎波落溫醫生也。與其待鐸士特君不如我也。此亦世間一種普通之慈善行爲。

所謂疾病相扶持者非耶。余曰：其如此。黑夜何。迦因曰：無妨。此馬與其假乘他人無寧我自乘之爲愈。我於製革廠共有馬三頭。隨時可以輪替。今此馬至拿爾登塔里已瘡矣。我將更易一馬。蓋我之愛馬甚於他人。故我願自乘之也。

余聞之不禁失笑。念此一單純之事而迦因乃有種種之理由。然而迦因此行實爲正當之辦法。我寧得不贊成之。迦因又曰：我將呼鐸士特夫人而一詢之。然我必詣夫人之廚房。渥爾耐斯乎。君代我一詢。歟。抑余自往。歟。渠此時不待余之答復。卽疾行而出。余亦隨之。至廚房中。已微聞有呻吟之聲。余曰：迦因此非。麥基君耶。迦因曰：然也可憐。彼以一少女萬一。麥基君有所不諱。將如何者。此際由爐火之餘燼。微映迦因之面。而余見其雙眉緊蹙。滿面悲憫之色也。

此時鐸士特夫人則自小屋之方面。喁喁似與人語者。微矚之。似麥基女郎也。第聞女郎之言曰：鐸士特夫人。茲事良深。抱歉脫非。吾父病篤者。必不出此。此少年紳士。我忘其名矣。夫人爲我道感謝之意。夫人曰：姑娘。此爲哈蘭霍克司君也。

實爲一至親切之少年。夫人隨語隨回至廚室。我輩遂告以來此之緣由。夫人欣喜感謝。莫可名言。又急急以此事往告麥基女士。又述女士若何感激之狀。此時迦因不審何往。想料理其鞍轡之屬去矣。不數分鐘。已牽馬至。一二語後。第聞蹄聲。得得絕塵而去。斯時。我知必有捲簾窺視芳心默禱者也。

迦因以可驚之神速。不久竟偕醫生同來。醫生往視疾。而迦因卽入室。渠以馳馬疾行。故面色微頰。蓋爲夜中寒氣所逼也。時鐘鳴已一點矣。呼曰。渥爾耐斯君尙未睡耶。君且睡。我往一探麥基君之病狀。我去後。不審彼病人消息如何。君有所聞耶。余曰。聞麥基稍安靜。女郎與鐸士特夫人亦得稍安憩。迦因曰。我當於醫生歸時。一就詢之。波落温博士告我。謂麥基君久病復發。可憐。扶掖者僅有一女公子也。

此時迦因更往鐸士特夫人之廚室。余亦隨之。見爐中尙有餘燼。夜氣寂寞。但聞蟋蟀鳴於牆角。已而微聞有兩人切切私語聲。自遠而近。則鐸士特夫人與麥基

女士也。漸漸入室來。余見女郎。顏色憔悴。衣白色之外。衣益見容色之蒼白。知其無晝無夜辛勞於侍奉阿父也。低語曰。鐸士特夫人。吾父頃間似略有起色。夫人曰。是也。雖然。姑娘亦宜稍事休息。憩觀汝容貌。非已甚疲勞耶。渠輩方語時。斗見我與迦因在室。卽爾不言。而女郎顏微暈紅。旋與我輩鞠躬爲禮。

迦因此時以最恭敬之禮答之。并呼之曰。女士。麥基先生之貴恙得稍輕快乎。我輩殊懸懸也。女郎曰。謝君家嚴似略痊可也。君輩拳拳之意。殊令人生感。鐸士特夫人曰。彼殊親切懇摯人也。黑夜遠道。乃助我輩往延醫生。女郎曰。乞君借乘足矣。乃勞君親自僕僕。使人心不安。迦因曰。非也。僕最好夜半騎馬。故願一行。尊公病既略痊於心。良慰此外。脫有所需。儘可呼喚。迦因此時周旋中禮。雖一少年老成者。不如也。時女郎出其手與迦因相握。曰。多謝哈蘭霍克司君。君殊可感也。迦因曰。女士辛苦看護。宜早眠矣。明日再見。卽握手而別。

明日。迦因仍須以清晨跨馬而去。鐸士特夫人則急急爲我輩備早餐。迦因則詢

今晨麥基先生之病狀如何。夫人言已較昨爲起色矣。迦因匆匆卽行。余仍以一人獨游散步於森林溪流之傍。雖以夏日熾炎。河流易涸。而一線飛馳。猶復潺湲不絕。向晚歸家。則見麥基女郎偕其父亦佇立於薔薇小屋之外。余念麥基君昨病方劇。何今已愈。實則彼所患之病。時時發作。發時至爲危險。至於危險。旣過病亦若失。

時則女郎扶其父斜欹於安樂之椅。遙見我來。卽向其阿父耳語。而父遂以目凝視我。又在此安樂椅子上。作不自然之點首。余一見之。猛憶此人與我輩前者所遇見之麥基君確爲同一人也。雖其四五年來容貌日變。衰老然而我顧猶能憶之。而渠當不復能憶我也。女郎前進一二步。作迎余狀。曰。傅蘭却君亦出而散步乎。櫻他麗殊最宜於養疴。居此足令人身體康健。語時又向其父曰。此吾鄰傅蘭却君也。

麥基君曰。此卽昨夜以我病故。親向司街延醫之少年紳士乎。我當致其感謝之。

之意。余曰：非也。麥基女郎亦爲其父說明之。麥基又曰：我爲久病之軀，不能爲禮兒乎？汝其爲我表明此意。女郎曰：吾父住居於西印度者十年，而身體乃日就衰弱矣。蓋其地氣候頗惡，殊不適用於衛生。今返英倫已五年矣，而其病根終未能全治也。麥基君聞其女言，亦搖首歎息。余思以麥基君之病，乃致其女亦爲所苦。終日看護其父，消磨此妙齡於藥樽病榻之間，故以美麗之女郎，雙眉不展，時帶憔悴之容光也。

女郎曰：父乎，傅蘭却君亦來此養病者也。余思我之病弱態度，當已在彼。妹美盼之中，頗用自慚，而女郎則攜一椅置諸麥基君之傍，囑余坐，并與余作種種之閑談。蓋女郎之待人接物，實有和易親摯之意。如坐人於春風中也。我輩始就目前近事談論，繼及西印度島種種。麥基君之在西印度島實爲一領事官也。余詢女士亦偕往西印度，歟？曰：否。余偕阿母居威爾士，君亦曾至威爾士乎？余終不忘威爾士。然自阿母見背後至今，過之令人落思親之淚也。

余自得此好鄰居非常怡悅。已而彼扶阿父返室中。突然返顧語我曰。君欲藉書物消遣者。我處儘多可奉借也。余曰。敬謝女士。貺我實多。已而渠卽捧一大抱之文學書。至余念女郎藏書之富。則其內才可。知曾不知此嬰。嬰宛宛之女郎。乃爲一女文學家乎。女士又語我曰。我實無十分之暇。晷以觀此書。想君長日多暇。不妨藉此玩索。君與貴友可共讀之。無需急急還我也。少選女士又曰。我父病後不能多語。昨夜哈蘭霍克司君對於吾輩親切之意。深篆五中。囑道感謝之忱。余曰。此吾友性質使然。能急人之急。不望人之稱謝也。女士曰。傅蘭却君我亦信此少年如君所言。

迦因歸後。我卽以頃者之言。仔細告彼。彼亦不置可否。惟終宵繙閱麥基女郎所借之書。兩人共讀。或高誦。或曼吟。中有一冊。亦非古詩。亦非近代集。實一名威里瑞墨之青年。與其一匿名之友人。所共編。余偶繙之。覺無甚意味。而迦因則逢好運一繙。卽得「愛」之一篇。成於匿名友人之手中。述一故事。頗多興趣。而迦因則

耽。讀。是。篇。若。津。津。有。餘。味。焉。明。日。蟄。居。室。內。乃。不。復。出。而。散。步。若。有。所。思。慮。者。竟。爲。一。變。換。之。青。年。余。念。此。得。無。爲。匿。名。詩。人。所。惑。乎。蓋。以。詩。人。空。靈。之。筆。而。令。迦。因。纏。綿。不。已。乎。

是。日。之。晨。惟。見。麥。基。君。與。其。女。行。經。吾。室。之。窗。外。午。後。我。挽。迦。因。出。遊。彼。亦。隨。我。而。行。聽。溪。流。淙。淙。之。音。而。山。色。蒼。灰。向。人。欲。笑。及。我。輩。歸。時。余。則。取。道。前。日。我。所。發。見。之。新。道。路。偕。迦。因。聯。袂。而。歸。此。路。半。爲。原。野。半。爲。人。家。果。物。之。園。而。一。種。爲。釀。酒。料。之。林。檜。亦。垂。垂。熟。矣。殊。於。天。然。林。墅。之。中。緜。染。生。色。之。資。料。我。輩。遙。見。有。人。簇。集。於。一。處。迦。因。曰。此。處。田。家。風。景。可。云。不。惡。君。不。見。彼。輩。羣。聚。一。處。何。爲。者。抑。閑。話。啜。茗。耶。余。曰。然。也。田。舍。人。家。每。好。於。樹。木。之。蔭。安。排。食。事。亦。足。見。閑。適。之。趣。味。耳。

吾。兩。人。方。歸。時。遙。見。麥。基。女。郎。方。扶。其。阿。父。在。門。前。小。坐。余。私。語。迦。因。曰。今。日。君。得。見。麥。基。君。矣。迦。因。頷。之。余。輩。至。門。次。女。郎。回。眸。向。我。輩。微。笑。迦。因。亦。慎。重。答。禮。

而此際麥基遲鈍之知覺力稍稍明晰熟視之曰此非即哈蘭霍克司君乎迦因
鞠躬曰然也老人曰君！君！凝眸注視迦因若欲喚起其記憶力者蓋數年前
事老人腦界中不無有微痕也麥基曰前夜之事尙未致謝君也迦因曰何謝之
有鄙意惟求長者早日痊可耳老人點首者再似頗悅迦因之爲人回顧女郎曰
兒乎吾輩得此親切之鄰居良可感也老人又低語曰若汝兄威爾登在時亦與
此少年相若矣

時女郎方欲致詞老人又向迦因言曰哈蘭霍克司君我輩於此亭亭大樹之下
且進茗飲吾家姑娘最好田家風趣君能臨席尤見榮幸語時麥基女郎更仰承
父意含笑歡迎而我輩自當敬諾此時我輩遂移座於樹蔭之下而夕陽自密葉
繁枝中斜射而入篩影滿地彼姝者子服乳色之羅衣金髮四垂胸插薔薇一叢
紅白相間手白磁之茶壺以餉我輩迦因則坐於麥基君之傍而余與女郎並坐
隨意各逞其談鋒余觀女郎之舉動嫵媚之中大有活潑氣也

第十章

我輩於是就威爾士之事作種種之談話。迦因曾於旅行中數往威爾士。故於彼中風俗詳悉。一二足與女郎之話投洽。而女郎則述其幼時種種之生涯。又憶其親愛之家庭。老教師。此老教師名措台。登一老處子也。而女郎則以萱堂見背。教之誨之。全由此老教師。以至於成長。故麥基聞其女道及此家庭。女教師時亦點首曰。兒乎措台。登誠愛汝。今未審曾與人結婚否也。爾時女郎又回顧。迦因曰。哈蘭。霍克司君。當知拿爾登培里之風景也。迦因曰。然。然一時尙未答復。而麥基老人卽曰。余甚厭居此地。余前曾一往偕吾內姪勃里士。惠脫一遊。語時作咳嗽數聲。又曰。我與政治意見殊不調和。我猶憶前日往遊附近之雅朋河。幾遭溺斃也。語時又咳。

女郎曰。父勿多言。多言傷氣。時迦因方目老人不知其曾憶及前事否。余亦默然無語。女郎續言曰。我則不以拿爾登培里爲嫌。我頗歎賞其風景也。迦因曰。女士。

曾遊拿爾登培里乎。曰：曾遊一度。爾時我年纔十二也。我最愛在綠陰深處。時聞鳩聲一二。此風景至堪追憶耳。余曰：然則此間頗富森林。想女士時往散步也。女郎微笑曰：我常往近河流處。又好散步於平原。惟老父不能行遠。則暫憩此樹陰中耳。

時則麥基君擴兩手。端坐於椅中。余與麥基君及姑娘益加親密。以此村寂寞無可談者。而我輩同以養疴至此。更有同病相憐之雅。無何夕陽之光斜射樹林中。直映麥基女郎之面。迦因曰：姑娘亦畏此陽光乎。我其與姑娘易此地位者。女郎曰：無妨。彼以其廣簷之帽略遮及額。余因又曰：我向者曾聞姑娘妙音。似爲流水之歌。得許一聞乎。麥基女郎曰：此爲不成腔調之歌。不足以污耳。迦因曰：前方綠蔭深處。大是佳境。我輩曷往一探。女郎曰：佳。我偕渥爾耐斯君先行也。時迦因欲行。而麥基君則方留與共話。女郎伴余偕行。指點景物以娛余。又詢余以長日何作。居此田舍。家不苦寂寞歟。余答以頗耽野趣。決不寂寞。女郎又詢以

君之友哈蘭霍克。司彼有兄弟姊妹乎。余曰。闕無一人。彼乃無復有生存之親戚。女郎攀枝上柔條。以繞於指。似作憐憫狀。曰。然則君與哈蘭霍克。司其爲親密之友。朋乎。余曰。朋友而有逾手足實爲世界至親密之人。女郎曰。是必一至良善之少年也。

余方欲稱道。迦因之爲人。而迦因已臨綠蔭中。與我輩合曰。佳哉。此間之風景也。見麥基女郎。則曰。姑娘亦喜此乎。我今來此。不驚擾姑娘乎。女郎微笑曰。深願君來。與我輩偕遊。迦因曰。我頃者聞吾友於談話中。時道及迦因。迦因之名。不知吾友曾以吾何種歷史報告女士也。女郎掩口而笑曰。哈蘭霍克斯君。我將轉告君乎。迦因曰。固所願也。女郎曰。傅蘭却君告我以三種事實。第一。謂君爲一了無親戚之孤兒。第二。謂君爲彼最親密之友。第三。我決不面諛君。蓋道君實爲至良善之少年也。迦因曰。然則姑娘以爲何如。女郎曰。第一事實。我今方知之。第二事實。我亦推察而知。第三事實。我更確信之。迦因聞言大悅。遂與我輩偕游。我嘗見

彼二人並立談話。麥基女郎略低其頭。約與迦因之肩並也。

明日天雨不止。此爲櫻他麗不經見之事。時方秋初。而連日苦霖。雖有時於儂耐。儂之小山。恆見明媚之晚霞。然而明日亦未必放晴也。迦因於此星期內。仍每日詣拿爾登培里。惟對余之心倍益親切。雖在風雨中。而每日必偕我出遊。以運動軀體。禮拜六之晨。朝餐之際。迦因略訊麥基君之病狀。於鐸士特夫人。夫人惟搖首示不佳之象。曰病勢大有變態。可憐麥基姑娘。每晚衣不解帶。以盡看護之責也。迦因曰。余亦想像及此。因見彼屋燈火輝煌。終夜也。

夫人曰。哈蘭霍克司君。我見汝每夜必散步於平原。此恐於健康上非宜也。蓋夫人素親切。而於其寄宿人中。除麥基女郎外。則迦因爲其最敬愛之人也。迦因曰。謝夫人盛意。我殊健康。無礙。惟麥基君病尚有所需於我。爲之效力乎。夫人曰。謝君此無所需。迦因曰。若有驅遣。或須往延醫師。則余鎮日在家。可以呼喚夫人曰。我當以君言轉達麥基姑娘。余曰。今日君殆不往拿爾登培里乎。渠點頭曰。然。麥

基先生病篤。我輩以卹隣之道。義宜扶助。或有需於我輩。未可知也。可憐彼麥基女士者。乃無一親戚。卽有親戚。而一時無從召集也。

是日。迦因時時探聽麥基家之消息。僂語余曰。渥爾耐斯。凡爲醫生。倘語病者以危殆之狀。實爲罪惡之尤。故必以詞安慰病家。然我觀麥基先生之病。殊難起色。可憐哉。彼女郎也。此時。迦因環走室中。若有無限焦悚者。已又語我曰。君亦與我表同情否。乎。凡爲基督教徒者。固宜有相扶持之道也。抑君亦聞彼消息如何。耶。余曰。殊不聞有佳消息。迦因搖首曰。我聞醫生言。恐麥基君必無幸。第彼不敢以此言語女郎耳。

我輩方語時。剎時門闢。微聞病者呻吟之聲。第見達格透已跨馬歸。而鐸士特夫人則戾吾輩之室。顏色蒼白。兩目盡腫。頰然而臥。呼曰。嗟乎。哈蘭霍克斯也。迦因進以葡萄酒一杯。以鼓夫人之氣。夫人曰。可憐哉。麥基君氣象大不佳。我知其已爲瀕死之光陰矣。余曰。夫人告女郎乎。夫人曰。否否。我何敢告彼。曰。然則姑娘亦

自覺察乎。夫人曰。我知彼必有所覺察。惟自麥基君病後。渠蓋日望其早癒。此外不作他想也。哀哉。姑娘。

時吾輩咸悄然無語。少選。迦因低語曰。鐸士特夫人萬一有變。此安慰女郎之責。任惟夫人擔之。夫人畏縮曰。我恐不濟也。迦因曰。脫麥基君有所不諱。則醫生明日亦不來。此誰履行。此悲痛之義務者。或我輩可以協助。夫人者實不敢辭。鐸士特夫人曰。謝君。我明日遣兒輩外出。使勿喧擾。第留此嬰。此嬰爲女郎所愛。亦足稍慰彼也。時夫人卽拭淚而出。我輩亦不外出。蓋視鄰家之事。殆如己事矣。是日天氣陰霾。雨脚又續。續不止。似有悲慘之氣。籠罩其屋。但見夫人時匆遽而來。繼之以悲歎。則良非好消息也。

鐸士特夫人乃勸女郎稍自休憩。亦令麥基先生得少安睡。於是乃來廚房喫茶。夫人又詔我輩往。最妙先加勸慰於女郎。庶一旦臨大事。略紓悲痛也。迦因曰。可。滬爾耐斯君我輩誰出而與麥基女郎進以慰詞者。余曰。君往此奚用躊躇者。於

是。迦。因。先。行。余。隨。其。後。則。見。女。郎。玉。容。憔悴。大。非。我。輩。在。林。下。水。邊。所。見。蕭。閑。之。態。度。矣。爲。狀。亦。至。惘。惘。迦。因。曰。麥。基。先。生。得。少。癒。乎。女。郎。曰。敬。謝。吾。父。病。狀。殊。篤。頃。鐸。士。特。夫。人。傳。言。深。感。君。之。誠。意。然。我。良。覺。此。病。之。困。難。也。

爾。時。女。郎。以。手。伏。鐸。士。特。夫。人。之。肩。且。曰。我。甚。望。吾。父。明。日。之。快。愈。也。迦。因。曰。自。不。能。不。有。此。期。望。然。而。此。亦。僅。能。聽。諸。天。命。而。已。女。郎。聞。言。熟。視。迦。因。曰。嗟。乎。我。識。君。言。中。之。意。豈。醫。學。博。士。已。與。君。言。吾。父。之。病。殆。不。起。耶。迦。因。方。欲。更。有。所。言。而。女。郎。則。絕。馳。而。去。登。樓。以。觀。其。父。余。與。迦。因。歸。室。兩。人。亦。無。語。少。選。卽。聞。鐸。士。特。夫。人。高。聲。呼。曰。哈。蘭。霍。克。司。君。趣。來。趣。來。我。輩。遂。由。廚。室。直。達。麥。基。君。家。扶。梯。之。下。

嗚。呼。麥。基。君。今。痛。苦。悉。除。乃。爲。冥。界。中。人。矣。而。鐸。士。特。夫。人。則。坐。於。扶。梯。之。次。可。憐。此。愛。絲。可。麥。基。姑。娘。則。伏。於。夫。人。之。膝。蓋。已。昏。暈。矣。女。郎。聞。迦。因。言。急。往。視。阿。父。而。阿。父。已。一。瞑。不。視。彼。此。時。極。力。自。鎮。爲。其。父。熨。目。使。閉。更。接。吻。於。冷。額。然。後。

出外至扶梯之次而女郎遂不支矣。於是迦因與鐸士特夫人扶女郎至於吾室。令其橫臥於吾安樂之椅。女郎略醒作哽咽聲。鐸士特抱其嬌軀如看護小兒然。而女郎一種悲鬱之狀似蘊於中未能即發者。迦因曰：女士悲苦極矣。與其鬱積於中不如揚聲而泣。鐸士特夫人不如率性引女士至樓上往面死父一恣其哭也。

禮拜一之晨我輩聞麥基先生之樓上有重疊之足音加以鐵錘之響。無論何人寧不聞此聲而戰慄乎。旋即舉葬式而麥基之遺骸歸墟矣。惟可憐此女郎者舉目無親一切無人爲之照料。方吾輩歎息時鐸士特夫人來此謂麥基姑娘將與哈蘭霍克司君一談。迦因即躍上曰：我耶夫人曰：然蓋就麥基先生之葬式求助於君也。彼謂親切之哈蘭霍克司君或不厭其煩勞乎。迦因曰：必往必往我其與女士言者。

已而迦因歸告我以種種。謂女郎家無親友。女郎之意將往迎彼呼爲勃里士惠。

脫君者顧此人與麥基先生不和據女郎言麥基先生頗好我謂我似死去之威爾登君故與余加以親切也余曰其葬式若何迦因曰葬式至爲質素女郎之所決定除鐸士特夫人及君與余三人以外誰不參加葬列也余曰埋葬何所迦因曰卽我與君散步時所見之小墓地也兩日以後我輩一行人整列於蔓藤緣附之迴廊以與麥基君之遺骸爲最終之告別并隨其棺而行至於墓地此墓地不大而亦精潔蓋櫻他麗公共墓場之一也

爾時此一行葬列鐸士特夫人扶其孤女最先行而迦因哈蘭霍克司與我隨其後葬畢旣歸而麥基女郎惘惘然意態銷沉彼冠深黑之冠覆及其顏面徘徊於墓側我等漸指薔薇之小屋以歸見此屋宇依然老父不見心如刀剗而鐸士特夫人知其心中哀痛仍扶此女郎以行卽就麥基君之屋稍憩雖日光燦爛而似呈一種慘澹之景象迴憶某日之午後我輩共坐綠蔭之下駢坐喫茶恍惚已經年矣

明日女郎親自向我輩道謝去後。即蟄居室中。不復出詢諸繹士。特夫人則謂曰。來精神頹喪。大似有病也。厥後三日。迦因仍詣拿爾登培里。歸時。余必告以日間種種。彼傾耳聽之。亦無所語。第四日之晨。余偶然詢彼。我輩於櫻他麗所遭種種。亦曾告知吾父乎。迦因曰。未也。君希望以是告諸尊翁乎。余曰。否。吾父未必於他人之事表同情也。時迦因散步於室中。曰。余今日歸來。恐略遲。蓋放工以後。將與尊翁有所語也。余曰。君將與吾父何語。可先告我。歟。迦因曰。今暫不言。晚來與君詳語。時渠挾鞭將行。且拊其茶褐色之愛馬。要余贊美。余曰。我贊美君馬。不如贊美馬上之人。觀君馬上之姿勢。大似中古時代之青年武士也。

晚來迦因歸。乃語我曰。渥爾耐斯君。汝知我與尊翁今日作何語也。余曰。不知。迦因曰。此話殆亦無甚價值。以彼先詢我能否自己開業。蓋我已達年期矣。余曰。然君非及二十一歲乎。曰。我至六月間。即爲二十一歲。余曰。君思獨立開業乎。迦因笑曰。茲事談何容易。凡百職業。安可無資本。余曰。健康勇氣。正直名譽。寧不足恃。

乎。迦因曰：是豈有鑄造金錢之能力。然而尊翁則告我以歷史。彼亦自奮鬪困苦中來也。

翌日爲禮拜教堂之鐘聲鳴。後我輩見此玄冠覆面之女。郎自吾窗下而過。蓋將爲其亡父祈禱也。禮拜一日。麥基女郎傳言欲會見吾兩人。我輩見其謹嚴之中。加以和婉之態。身尙穿黑服。乃與我輩握手談次。余因詢以姑娘滯留櫻他麗。尙有幾何日乎。女郎曰：今殊未定。我不能不商於勃里士惠脫君。彼今爲余保護人矣。哈蘭霍克司君亦知拿爾登培里事乎。迦因曰：我卽住居拿爾登培里。曰然則君當識吾表兄勃里士惠脫及其夫人也。迦因曰：否。我曾未晉謁也。

女郎曰：乞君告我。吾此表嫂之外論如何。我頗欲知之。卽克綠琳夫人爲何如人也。余聞言爲之慄然。蓋於拿爾登培里地方實於此大地主勃里士惠脫之夫人無甚好評也。迦因曰：其夫人我知之。蓋烏克司麥伯爵之令媛克綠琳來勃耐姑娘也。女郎曰：然儂於烏克司麥伯爵家事不甚明瞭。君亦知彼夫人性質如何乎。

迦因躊躇半晌已乃言曰聞彼於貧民頗加矜恤大有慈善之譽姑娘將與爲友乎若就普通禮儀言之亦可爲一良友別無有所謀託事乎女郎曰我對於無論何人無謀託之必要惟克綠琳夫人頗與我善以親族之關係彼曾語我當爲遺產相續人也

迦因聞言顏色發頰曰遺產相續人乎然則我且爲姑娘賀也女郎曰何賀之有我初不以是櫻心我之家庭教師措台登曾語我富人有種種之憂慮轉不如貧家之安樂可憐我之措台登消息不通久矣余曰語云爲善最樂有財產者多爲慈善事業亦佳女郎曰我之財產究有何額我實未知蓋我向於金錢之上初未嘗注意也時我輩將告別女郎又曰且少坐儂於拿爾登培里事尙有所就詢傳蘭却先生君居何地乎余曰在禮拜堂之側卡爾塔墨道之邊女郎曰聞此寺院之鐘聲恆使人記憶一事迦因曰何事女郎仍作微笑之態曰此事最不能忘蓋儂與乳母因爭一麵包而臂爲廚刀所創也

迦因曰。在何時乎。曰。五。六。年。前。此。亦。我。少。年。時。好。弄。之。一。迴。憶。是。日。方。在。雨。中。而。此。可。憐。之。少。年。面。有。飢。色。余。思。與。以。一。片。之。麵。包。不。覺。誤。創。其。臂。也。迦。因。低。首。無。言。女。郎。又。曰。我。今。以。臂。上。之。癍。痕。輒。追。憶。此。少。年。也。迦。因。曰。敢。拜。見。此。創。痕。女。郎。遂。捲。其。衣。袖。則。玉。臂。之。上。顯。一。深。紅。若。桃。花。之。瓣。也。迦。因。此。時。忽。作。震。顫。之。容。亦。不。告。別。遽。出。此。室。而。去。僅。余。與。麥。基。女。郎。相。對。而。女。郎。則。目。送。迦。因。之。去。殊。爲。驚。愕。詢。曰。何。故。耶。傅。蘭。却。君。豈。儂。有。所。冒。瀆。耶。曷。爲。遽。出。此。室。余。曰。否。否。意。者。彼。別。有。所。事。耳。女。郎。亦。不。注。意。仍。詢。余。以。拿。爾。登。培。里。市。之。種。種。余。亦。詳。細。答。之。既。見。迦。因。不。更。來。則。亦。與。女。士。告。別。

余既歸室。乃不見迦因。則留一紙。謂出而散步。至午餐時。歸來。顧屆時。未歸。余不能不一人獨餐。惟彼雖以些小之事。向未爽約。今何若此。不無疑慮之見。蓋以迦因之不在。舉室中。卽覺寂然。無歡。此六年以來。余若無一刻。可以離彼也。是日之午後。忽有一新事件發生。則有一裝飾燦爛之四輪馬車。停於門口。此馬車之自

拿爾登培里來者。余以臆度得之。車中空虛而有一侍女坐於車後。後知此蓋克綠琳夫人遣來迎迓女士者也。更攜有書函。一想亦與麥基女郎者。

直至黃昏時。迦因始歸。語我曰。午餐時想勞君久待矣。我蓋爲遠足之運動。然亦甚憊也。余曰。迦因君往何處乎。迦因曰。余循儂耐麗小山而行。路太迂遠。君不能借顧景色。殊可人也。時則彼方喫茶。意態若故爲蕭閑。余令其坐近。曰。天氣頗冷。君此行得無寒乎。渠出手與我握之。則熾熱如火。余曰。君其疲矣。迦因凭椅而闔目。其精神蓋疲勞甚矣。

九點鐘時。鐸士特夫人爲我輩具晚餐。夫人每來必附以一席之談話。而所言種種均關於麥基家女郎之事。夫人言不意麥基姑娘乃有此尊貴之親戚。今日克綠琳夫人以馬車來特迓女士。其馬車又至爲美麗也。又曰。此可愛之麥基姑娘明日將去此矣。迦因時方助鐸士特夫人閉其窗格。聞此言癡然木立如驟失其魂魄者。我知迦因此時心中有難言之酸苦。少選遽取帽子而出。曰。此間悶損我。

其外出也。

時鐸士特夫人亦去。余思一人靜坐無謂，則亦隨之，而出行過平原，以爲彼必在是。蓋曉風初日之際，渠必散策於此間也。余今臨其地，則茫茫一片，如入黑海之中，而屢呼迦，因杳無蹤跡。更眺望山谷，中籠以薄霧，向岸似有茅屋四五家，疏星斷火隱約而已。聞之鐸士特夫人，謂此間多坑塹，不知地理者，非常危險。不禁中心慄慄，復抗聲而呼。余隨行，隨喚，孰知偶不經意，卽顛躓於羅馬古壘之壕，斗有一人如飛鳥之疾趨而至，呼曰：「渥爾耐斯何爲以此寒夜乃出遊乎？」余見迦，因不覺以手抱其頸，荷荷不已。彼遂扶余至家，投身暖爐之側。吾二人所言，全爲彼女郎之事。而余有迦，因在側亦不覺其苦痛，可見吾二人之友誼深矣。

翌日清晨，迦因卽起，蓋櫻他麗之曉景清嫩，至可人意也。天氣晴朗，陽光尙在灰色薄霧之中。迦因卽呼我起，共散步於平原。此時彼欣欣然有壯健活潑之風也。已而漸行至迦因之所謂高臺者，遙矚有一人立於公墓之傍，似爲一女。耶嗚呼。

讀。者。諸。君。當。亦。知。此。爲。何。人。矣。迦。因。見。之。容。色。遽。沉。靜。余。曰。我。輩。去。此。乎。頗。聞。今。日。麥。基。姑。娘。將。別。此。薔。薇。小。屋。去。也。迦。因。曰。彼。以。何。時。行。乎。曰。我。聞。在。午。前。卽。行。於。是。我。輩。遂。緩。步。而。歸。

及。我。輩。抵。家。時。麥。基。女。郎。已。亭。亭。立。於。前。此。相。見。之。地。由。此。枯。謝。之。薔。薇。花。叢。中。方。欲。覓。此。新。花。朵。也。見。我。輩。至。女。郎。喃喃。自。言。曰。好。花。都。謝。矣。迦。因。曰。此。高。處。有。一。花。枝。姑。娘。欲。我。爲。取。之。乎。女。郎。曰。謝。君。我。思。拈。此。一。花。哈。蘭。霍。克。司。君。我。今。日。將。離。此。薔。薇。小。屋。去。矣。迦。因。曰。昨。聞。鐸。士。特。夫。人。言。之。於。是。我。輩。均。入。室。而。女。士。則。延。我。輩。入。其。室。又。申。謝。其。父。故。後。我。輩。種。種。扶。助。之。惠。余。曰。願。姑。娘。此。去。前。途。有。種。種。幸。福。我。輩。之。所。期。望。也。女。郎。曰。敬。謝。傅。蘭。却。君。斯。時。我。儕。二。青。年。一。女。郎。把。晤。一。室。大。似。老。成。人。也。

少。選。女。郎。又。曰。我。此。去。卽。居。我。表。兄。勃。里。士。惠。脫。家。吾。嫂。克。綠。琳。夫。人。與。我。至。親。切。者。也。或。不。至。傷。寂。寞。君。等。何。時。離。此。櫻。他。麗。乎。余。曰。當。亦。不。遠。女。郎。曰。君。等。非。

亦家居。拿爾登培里乎。君等歸時。可惠臨勃里士惠脫家也。哈蘭霍克斯君。尙不識吾表兄。然我則識君。君試思之。勃里士惠脫當亦歡迎君也。時迦因俯首不作一語。而余亦無言。女郎曰。我之所友。均爲正直之紳士。吾表兄勃里士惠脫。奈何不歡迎哉。迦因吁氣曰。勃里士惠脫君。寧便加人以紳士之名。稱女郎愕然曰。君言儂所不解也。迦因曰。麥基姑娘。承君青目。引我爲友。沐此光榮。我不能不。以我之職業。與身分。上膺清聽。蓋我等在此。櫻他麗。非視爲同等之地位乎。女郎曰。然我輩奚爲不作此感想。迦因曰。實告姑娘。我殊不敢有此望。蓋姑娘爲名門之閨媛。而僕實爲一職工也。

麥基女士聞言。良久不能作一語。迦因曰。我之職業。實爲一製革匠。姑娘至拿爾登培里時。必能知之。吾爲愛培爾。傅蘭却之年期徒。弟女郎曰。噫。傅蘭却君乎。女郎言時。以目注余。迦因曰。然也。渥爾耐斯君家富饒。受高等之教育。我則自幼卽失學也。余之來拿爾登培里也。蓋在六年前。等於乞食之少年耳。乃遇渥爾耐斯。

輩於途。中斗有一半老之婦人。遽臨吾前。其人端麗整潔。如老處子。諸君知之乎。是蓋老博士之新夫人。瑞瑟波夫人也。夫博士之娶此夫人。拿爾登培里之人。誰不引起其好奇之心者。

迦因見之。殷勤爲禮。余輕拽其衣。詢之曰。君識此夫人乎。迦因曰。然。余在倫敦。曾與博士夫婦相周旋。頗蒙青目也。已而夫人又與迦因絮絮道別。後語以銳敏親切之目光。注視余曰。請君爲一介紹。君之友人誰也。迦因急爲之介紹。夫人曰。達格透與我時時念及君也。彼呼博士爲達格透。殆亦夫婦稱之一種習慣。又曰。君比在倫敦時。尤雄健矣。夫人又知余前者養疴櫻他。麗詢余近狀。又語迦因曰。君歸乃不一履吾門。吾夫婦乃動輒念君。君殆無良心也。

迦因聞言不禁面赤。余爲之解釋曰。君勿恐。夫人蓋與君戲言耳。夫人亦曰。渥爾耐斯君之言信也。我豈咎君哉。惟我夫婦之念君實出自真忱。君當能洞鑒之。迦因曰。余寧不深感博士與夫人之厚惠。自歸拿爾登培里後。久思造謁。輒復自餒。

蓋博士之門。停車者必皆碩彥。而余則一工人也。夫人目光炯炯。注視迦因。曰。哈蘭。霍克。可卽君誠實處也。君雖一工人。而我之視君。高逾紳士。且我輩之判別人。不在其境遇。而在其品德。君能一臨寒舍。實所歡迎也。

語時。又與迦因握手。曰。晚君且來吾家。其與君友偕。又顧余曰。君能運動乎。我輩藉此散步者。余爲夫人和藹之氣所嘘拂。自覺有快美之感。頗聞此鄉人言。夫人本爲一家庭教師。爲刻苦之生涯。今已處愉樂之境。則其晚景殊佳也。夫人面略有皴痕。然氣象至活潑。語調挾有威爾士風。惟其人至有風趣。故人皆樂與之相親。至博士之何以好此老處子。則無從推測也。

夫人行時。語吾輩曰。哈蘭。霍克。司君。余頗熟此間道路。我昔有一女弟子。今已成矣。當日常於此避暑。我今日卽往曼士家訪渠。蓋渠昨日方歸勃里士。惠脫家也。余聞言。以目視迦因。半晌不能作一語。良以夫人無心之言。大足令我輩錯愕。而夫人又曰。彼有克綠琳夫人爲伴。良不寂寞。然而此女學生。我實愛護之。想彼

亦。不。忘。其。師。傅。措。台。登。也。余。聞。言。不。禁。呼。曰。噫。措。台。登。乎。夫。人。曰。渥。爾。耐。司。君。若。亦。知。我。名。乎。惜。君。輩。未。見。吾。女。弟。子。愛。絲。可。麥。基。其。人。也。見。之。當。敬。愛。不。置。斯。時。迦。因。之。面。發。絳。色。余。更。不。能。耐。卽。曰。敢。告。夫。人。我。輩。今。夏。於。櫻。他。麗。已。得。面。會。麥。基。姑。娘。矣。夫。人。作。追。思。狀。曰。憶。之。憶。之。麥。基。姑。娘。曾。以。此。事。告。我。謂。其。父。死。後。方。孤。掌。難。鳴。幸。遇。兩。少。年。紳。士。助。之。深。感。其。親。切。之。意。噫。其。卽。兩。君。也。耶。余。直。應。之。曰。然。迦。因。則。仍。無。語。夫。人。又。曰。然。則。君。輩。盡。力。周。旋。於。我。親。愛。之。女。弟。子。老。身。當。爲。致。其。感。謝。之。忱。也。當。日。彼。之。境。地。殊。覺。困。難。彼。至。今。尙。爲。我。道。之。余。曰。麥。基。姑。娘。至。聰。穎。明。慧。之。人。也。今。當。恢。復。其。所。有。苦。難。之。境。矣。夫。人。曰。彼。實。爲。至。高。尙。純。潔。之。人。而。又。天。性。純。孝。其。對。於。死。亡。之。老。父。病。中。可。謂。極。盡。孝。養。今。後。殆。開。彼。幸。福。之。新。生。涯。矣。君。輩。以。爲。然。乎。

三。人。行。時。漸。至。曼。士。之。家。夫。人。於。一。巨。鐵。門。之。前。止。步。此。巨。鐵。門。者。所。以。隔。斷。貴。族。與。平。民。富。家。與。貧。者。也。夫。人。又。教。囑。曰。哈。蘭。霍。克。司。君。汝。輩。必。來。吾。家。勿。爽。約。

也。夫人進而鐵門亦隨之而闔。余輩尙徘徊於曼士家石級之上。約數分鐘。迦因始啓吻言曰。此間風甚淒厲。君其畏寒乎。余曰。弗寒。今日之事。其與君以新希望乎。迦因搖首曰。苦痛極矣。寧有希望哉。

此時西天一角作萬道之雲霞。而冷月一鉤直掛雲羅而出。余視迦因隱隱似有淚痕。乃扶我緩緩而歸。語我曰。渥爾耐斯君我輩親切有逾手足。君當知我中心之悲也。行近製革廠前。迦因與我言順道一觀老父。可憐吾父邇來日形衰耄矣。迦因對於吾父之尊敬不啻己父。渠之在廠中表面上雖爲未滿年期之徒弟。而實際上則所有商務全握其手。今見迦因來。吾父面露喜色。又吾父歸家時。深喜得凭迦因之肩以行。蓋迦因之肩恆爲吾父子支挂之物矣。我輩行於拿爾登培里之街。人皆識之。惟吾父容貌仍嚴厲。見迦因一路與相識者爲禮。卽語之曰。迦因汝之友人太多矣。我前者不嘗警告汝耶。

迦因曰。是皆泛泛者。相見不能不爲禮耳。方語時。復有一馬車。麟麟而來。則瑞瑟

波。博。士。家。之。物。也。中。坐。瑞。瑟。波。夫。人。蓋。出。時。步。行。而。歸。以。馬。車。逐。之。夫。人。自。馬。車。中。遙。呼。迦。因。曰。君。與。傅。蘭。却。君。明。晚。必。至。吾。許。克。綠。琳。夫。人。明。日。亦。至。必。欲。一。見。君。也。迦。因。尙。未。答。語。夫。人。又。笑。語。之。曰。鎮。定。麵。包。暴。徒。之。小。英。雄。哈。蘭。霍。克。司。即。君。也。耶。何。爲。君。乃。曾。未。與。我。一。話。此。大。事。件。克。綠。琳。夫。人。頃。者。道。及。渴。慕。之。至。囑。我。介。紹。明。日。必。來。明。日。必。來。語。畢。馬。車。卽。疾。馳。而。去。不。待。迦。因。之。答。詞。也。吾。父。此。時。鬱。勃。於。胸。中。之。怒。氣。幾。欲。破。裂。銳。聲。呼。曰。迦。因。此。何。爲。者。與。語。者。誰。耶。迦。因。知。吾。父。攻。擊。之。開。始。惟。柔。聲。怡。色。以。手。撫。額。曰。此。瑞。瑟。波。夫。人。也。父。曰。我。知。之。博。士。如。此。高。年。可。云。昏。耄。彼。又。云。欲。面。會。汝。者。誰。耶。非。云。克。綠。琳。夫。人。耶。余。曰。父。乎。頃。夫。人。言。克。綠。琳。夫。人。欲。面。會。迦。因。也。老。父。疾。脫。迦。因。所。扶。之。腕。以。杖。柱。地。相。迦。因。之。全。身。自。顛。至。踵。曰。欲。見。汝。耶。汝。今。乃。與。貴。族。社。會。相。交。際。耶。嗚。呼。青。年。我。誠。不。知。汝。前。途。之。結。局。汝。將。俯。伏。於。彼。華。奢。奴。輩。之。足。下。而。放。棄。一。己。正。直。之。職。業。以。僞。飾。爲。紳。士。乎。

迦因曰。小子實亦不敢無紳士之期望。吾父聞言驚愕。出於意表。呼曰。嗟夫。青年。迦因。僅作微笑。若中心頗鎮定者。父怒益烈。曰。汝亦羨爲勃里士惠。脫乎。彼實涵。酒。縱博爲一無行之紳士耳。余聞言亦驚。蓋麥基姑娘之表兄爲此間之少年地主。而爲如此無行之人乎。父續言曰。卽以其妻論名譽亦不大佳。少時卽育於法蘭西之耐勃爾斯耐勃爾斯者。淫靡奢華之中心點也。世所稱之哈密爾登夫人。卽居於是。汝曹知之乎。

迦因此時面有驚訝之色。想渠往來此閑靜都市。必曾聞有哈密爾登之故事。吾父作奮昂狀。又曰。從來女子名譽上之一污點。不僅害及己身。凡與之有關係者。輒爲牽率。而克綠琳夫人者。人傳爲哈密爾登夫人之友。此拿爾登培里人所共知也。時我輩均無言。而老父登塔方進門時。迦因正隨於後。老父曰。少年紳士乎。君來吾寒素之家。恐有所不滿足也。迦因受此至烈之笑。罵顧仍忍耐。自制曰。愛培爾傅蘭却先生對於小子不應作是語。然我今日一聽先生處分先生必欲逐。

我者我卽行也。

父卽不答而默示似許。迦因入室者其實我輩。此時心緒紛亂。除老父不快外。所慮之事正多。卽此奇異之機會。將包含如何之事。卽關於克綠琳夫人之判斷亦足引起胸中之新潮。試問老博士之新夫人爲麥基姑娘之家庭教師者。詎以是幻影誘惑吾輩青年乎。時我輩方坐而喫茶。卽有二通美麗之請客。柬至今世俗宴饗之招待狀來。吾普連士教徒之家實爲第一次也。瑞爾見之宛如拾得焦熱地底之石炭。穀卽投之於桌。其柬中卽云已約勃里士惠脫夫婦在瑞瑟波博士家晚餐。并邀我輩也。

迦因曰。渥爾耐斯君以此柬呈尊翁。取進止也。吾父作銳聲曰。渥爾耐斯。汝明日留家勿行。余曰。迦因如何。父曰。彼爲獨立自主之身。我何能阻滯之。迦因曰。我原獨立自主。然亦未嘗有放縱之行。向蒙主人鑒諒。今何因而起喧競。父曰。汝當自省其過失。蓋人各有其身分。汝爲勤勉之職工。我何嘗不尊敬汝。迦因曰。實告先

生我今有一自信心。覺我自。有我不能。限此職業。我之視。為製革廠工人。與瑞瑟波博士座上之客。初無二致。在製革廠未見我之地位。低在博士家未見我之地位。高也。

父聞言頗驚。烟管為之落地。曰然乎。然則君殆自信為一紳士矣。迦因曰不敢。自信固有此期望。父曰與此間奢華之社會交際為適當乎。迦因曰自視縱入此社會亦不能損我。嗚呼吾父喜。正直不作誑語。今見迦因直陳己志而不諱。頗為之感動。乃叩其煙管中之白灰。歎息曰青年青年。渠年尚弱。然永非長為青年之時。時我輩靜默可一分鐘。迦因又請曰明日之事如何。我不能不稟明先生。不得先生之許可而行事。蓋先生為吾親切之主人也。我不敢有所欺飾。迦因之所言於坦直之中。得緩和之意。而又出以真誠。不能令人不感動也。

父曰迦因我終不解汝何以必欲入此奢華高貴之社會中。此必有甚強之理由。迦因欲語又止。顏色微赤。父曰若何為面赤。青年詎有恥心乎。迦因曰否我何為

恥。父曰。然則汝何爲不語。豈如他人有所謂不名譽之祕密事乎。迦因又作忿語曰。安得有是。父曰。然則汝何妨作眞實語。迦因曰。我今日之赴此招宴者。第一卽欲鑒察所謂克綠琳夫人者。能否爲一純潔善良者之適當監督人也。父曰。彼之所監督者。汝所素識乎。曰。然。曰。男乎。女乎。曰。女。父又凝視。迦因之面。半晌以極莊嚴之容語之曰。青年。汝乃爲一生最要事而慎重鑒定之乎。時。迦因不發一語。余不無驚愕。念。迦因向守祕密。今乃自忘而吐露於老人之前乎。而吾父此時之情狀。實爲我有生所僅見者。顏面若起有瘰癧。似迴想一甚哀痛之事者。少選。父顏稍霽。乃曰。君其直言。無隱。誰誘惑汝。而汝乃欲與之結婚乎。然則汝之所以欲爲紳士者。我知之矣。余曰。父如何能知。父睨余曰。汝何知也。余觀汝亦爲人所誘惑也。耶。我今願於汝之身體。如船之下一錨。蓋汝身而有破滅。足引起。老父之不名譽也。余默然不語。不敢再櫻老父之怒。迦因則曰。先生誤矣。此事與渥爾耐斯絕無關。

係也。若我傾懷告長者，長者當不我咎。父曰：汝盡言之。若爲名譽之事，儘可盡情吐露。恥辱之事，則沉默不能告人也。迦因曰：我何爲有恥辱之事？正直之愛情，寧得謂不名譽事？我對於此女郎，自貢其愛情，誠未有所妨礙於人也。爾時，迦因又出之以謹嚴靜肅之態度，其狀鎮定，不言不動，固握兩手，有如石像。吾父斯時亦若深爲之感動，闔目出神，似有過去之幽靈來襲老人之心坎者。

吾三人良久無語，已而父詢曰：彼女郎者誰也？迦因曰：我思此時寧不言爲佳。蓋彼女郎之地位實較我爲高也。吾父銳呼曰：噫，青年乃自破卑下之平和以求之。歟！抑汝已與彼女有婚約歟？迦因曰：否，彼女與我固未嘗表示有愛情也。惟我欲以正當之名譽得彼女之愛，亦須與彼女得處同等之地位，始足相偶耳。彼之作是言也，大有自信，必能履行其言之決心。老父聞言亦爲之敬服，乃曰：迦因，我誠服汝之志。汝其堅持之上帝相，汝願降福於汝身青年乎？我終爲汝守祕密，決不爲人道也。此一席話，乃若深引吾父之悲哀者。其後數年，吾父謝世後埋骨於聖

曼黎路之普連士教徒之墓化爲一坏碧草之土時別有一機會始知當吾父娶吾母時其狀正與迦因今日同也而吾母乃捨吾父與我早歸天國惟此中歷史除吾外拿爾登培里人無有知者也

銀蠟騰輝金爐吐燄瑞瑟波博士夫人之應接室也其時輕紗薄羅之女賓二三人更有金釧絳服之男賓四五人笑語生春余一身曾未入交際社會不能無珍奇之思而博士夫人則以吾兩人紹介於衆賓蓋在此時代雖小小晚餐會固有此饒節也惟迄今年湮月久爾時情景強半遺忘所可記憶者但覺瑞瑟波博士夫人高聲雄辯而口輔間時湛笑容也夫人曰哈蘭霍克司君此克綠琳勃里士惠脫夫人素仰慕君者也

自夫人紹介後人人對於哈蘭霍克司咸表殷勤之意而迦因則謙讓未遑此時若身處交際社會危險之激流隨時加以謹慎惟彼信賴已力譬如泗水者適當其度也時女主人又詢曰克綠琳夫人來何遲遲也麥基姑娘來未主人語未畢

旋報有客至。迦因與余咸憑窗檻觀之。彼雖不語。我知必懸想彼人而櫻他麗。蓄薇小屋之景象。當髣髴如在心目間耳。

余雖住居此間。而見克綠琳夫人之時甚稀。夫人正在妙齡。其裝飾之豔麗。爲拿爾登培里之冠。玉腕香肩。珠光繚繞。恆展靨作輕笑。而又時時對於瑞瑟波。博士致其款曲。大似皇后臨幸貴戚之家。而博士亦趨承奔走。若奉綸音。又述其履歷。則以英皇迦魯特陛下。方幸拿爾登培里。時聖躬不豫。得博士一診。而愈。遂得此學位。瑞瑟波夫人深以伯爵家之令媛。克綠琳降臨爲榮。我常聞彼二人談話中。時時涉及麥基女士之名也。

是日余見迦。因若終覺有悲慮之狀。彼將喜見此女郎。耶抑怕見此女郎。耶恐中心有不甚分明也。余則體察拿爾登培里之人。對於勃里士惠脫一家人。大半致其崇拜之思。而克綠琳夫人尤得人人之愛好。彼亦自知此間人已入彼之勢力範圍。爲彼牽引。無所抵抗。故今日列席諸人。漸次包圍彼美麗之夫人。而與之周。

旋若有魔力也。余此時默思。迦因對於此夫人作何種感想。以夫人目光之敏銳。凡室中事物。物曾不足當其一盼。惟迦因則稍退後。以彼方與衆賓寒暄。而迦因終自慚身分之不當。故與余隱於窗間。已而克綠琳夫人呼曰。吾親愛之瑞瑟波夫人。前所言之少年勇士平民之英雄。今何在。乎。其人非穿軍隊靴者歟。瑞瑟波夫人曰。君之判斷力不謬也。哈蘭霍克司君。我爲君紹介於克綠琳勃里士。惠脫夫人。此時夫人似有驚愕之色。已而漸平。迦因鞠躬。夫人亦報以敬禮。二人始相交談。話有教育之婦人。常足以誘導富思慮之青年。於是談鋒漸洽。惟彼之心。事終不專注於室中。雖有至輕微之聲音。彼必徬徨瞻顧。女主人時方趨前。乃曰。克綠琳夫人。今晚我輩此年輕之友。何乃不來。令人失望。克綠琳曰。乘合馬車旅行。誠感不便。以溫泉場道惡也。主婦曰。彼今不知是否。在途中。有何人爲之伴乎。曰。有侍女有健僕。君且放心。汝美麗之女學生。必還汝安善也。語畢。輾然而笑。

時已將及晚餐矣。拿爾登培里之聚會將以是爲盛饗。瑞瑟波夫人曰：諸君請入餐室。克綠琳顧語迦因曰：我今以良人紹介於君，乃呼曰：勃里士惠脫。卽有一紳士趨至夫人前曰：何事？余此時注目以觀，則覺二人實爲不調和之夫婦。彼夫人美麗嫵雅，得法蘭西之氣風，而彼則臃腫癡肥，似中古時代持肉慾主義之富家郎也。夫人曰：勃里士惠脫此儂之新友，紹介於君也。勃里士惠脫亦鞠躬爲禮。迦因曰：前已拜見先生，仰挹芝宇，永誌勿諼，甚覺榮寵也。勃里士惠脫曰：誠不識君於何處，遇之敢問尊姓。曰：僕爲迦因。哈蘭霍克司也。曰：何謂乎？哈蘭霍克司製革匠乎？曰：然。曰：是耶？卽翕兩唇，噓氣作聲，旋踵向別處行矣。

時迦因已變色。克綠琳則作格磔之笑，聲曰：吾愛汝，忘我紹介之紳士耶？曰：紳士乎？無乃夢囈汝？今將以何語見詢？克綠琳曰：我今將於下星期日晚餐會招待哈蘭霍克司君，願君見許。勃里士惠脫怫然曰：此何可者？克綠琳夫人以輕圓柔膩之腕，握彼肥掌，曰：吾愛汝，此言不虞損吾感情。耶曰：夫人，汝乃癩耶？此爲一青

年職工一製革匠試思我輩與之交際爲適當乎夫人曰汝勿問我自招待可也渠輩方低聲爭論而戶口有一人偕瑞瑟波夫人入則持素服之一女郎也嗚呼此非我輩今日所渴望一見而櫻他麗所映射腦中之人歟迦因坐近門次兩人相見卽互爲禮時迦因顏色蒼白而麥基姑娘則飛紅上眉梢也旋來余側伸其柔荑與余握手吾二人作三數寒暄語女士仍不變曩時態度也惟今日之相見實出於意外然彼實見我輩而驚喜也栗色之髮覆於秀額戴以雅合時尚之冠彼保其地位初不離勃里士惠脫夫婦左右其夫婦尙爭論惟音微莫辨耳顧迦因初不注意彼等之爭論彼方面我等想麥基姑娘與我所語者彼一一聞之也此際忽來一罡風吹散我輩之事者則勃里士惠脫斗似狂飈之入也渠曰君卽所謂哈蘭霍克司耶曰然勃里士惠脫君呼余何事曰我今有數語將與君一言僅吾兩人間之談判也迦因曰可二人相向立一方面露不快之色一方仍爲平生自然之態度斯時漸凝視此兩人勃里士惠脫曰實則於此間言之頗不妥協

我當至製革廠訪君而說明之。迦因曰否。寧請君於此間。卽說明也。曰此處言之殊未適當。且令人有不愉快之感也。實則我亦爲地位所拘。我今未取消吾夫人之囑語耳。

迦因笑曰。我殊不解先生話也。曰我言有何隱祕。我正直公開。亦殊不惱人。我知君亦爲良善之青年。惟身分自不相同。瑞瑟波博士家以彼所愛好之人招待之。彼有自由。我不干涉。若吾家之事。余今爲鄭重之。丁寧君欲惠臨吾家之宴筵。雖吾妻招待君殊不能應召也。迦因朗聲言曰。承諾此招待與否。是本我之意。志而定。我固能自主者。迦因作此言時。至爲明晰。全座聞之。而勃里士惠脫則怒氣勃發。曰何者。爲本君意志而定乎。君惟得預貴族家之聚會。以爲無上之光榮。呵呵。我知之矣。君輩知平民暴徒革命黨。終不能與貴族相融和乎。

迦因此時。若周身之血。悉集其面。然猶強自抑制。微笑曰。先生然則將自余爲暴徒。爲革命黨乎。曰汝爲一工人。汝始終御傳蘭却家獸皮之車。迦因曰。然勃里士

惠脫曰。我今憶之矣。前次引我出於河岸者。有一少年。爲製革匠之工徒。卽汝也。耶汝今所以居功者。卽在是歟。時我與麥基女士。皆注全神以聽。迦因之答語。迦因曰。足見閣下記憶之正確。我卽當時之少年也。曰。我當時不贈君一幾尼乎。而君乃棄置不顧。我明日以二十倍三十倍酬君。以償君德可也。

以上所言。可謂極侮辱之至。而迦因了無怒容。曰。先生。我望君勿忘却今日吾輩固處於同等之地位也。曰。何爲同等。曰。同爲一家。所招待之客。則現在必爲同等者。此時勃里士惠脫雖憤怒。然亦啞然無辭。以答此種爭論。出諸於衆賓羣集及貴族婦女之前。實爲至鮮見非常之事。而勃里士惠脫愴氣不可嚮邇。絕不爲作若克綠琳夫人。則已難乎爲情。不免喃喃然怨懟其夫。勃里士惠脫曰。吾愛汝。勿以此徒弟。工人。曾一度救余生命。而自貶其身分。又醉心於自由平等之說。爲此虛僞學說所惑。我決不許彼來我家。如紳士之招待彼也。

勃里士惠脫對衆作此無禮之言。而迦因不語。惟固握雙手。雖血沸如潮。仍極力

忍。耐。之。勃。里。士。惠。脫。見。挑。此。少。年。不。怒。乃。欲。以。老。拳。奉。餽。叱。曰。流。浪。之。少。年。知。之。乎。方。擊。拳。欲。前。愛。絲。可。麥。基。姑。娘。遽。以。玉。腕。遮。之。曰。表。兄。汝。於。妹。前。不。得。無。禮。妹。目。中。固。視。彼。爲。紳。士。彼。於。吾。父。爲。親。切。之。友。也。曰。然。則。汝。父。之。過。耳。迦。因。此。時。憤。不。可。遏。以。其。右。手。拊。此。暴。漢。之。肩。曰。趣。止。而。口。勃。里。士。惠。脫。以。腕。脫。去。迦。因。之。手。突。飛。一。拳。幸。未。中。面。迦。因。心。中。正。欲。以。血。滌。恥。擬。奔。撲。其。敵。然。假。令。迦。因。猛。撲。勃。里。士。惠。脫。固。不。難。摔。而。擲。之。地。下。惟。彼。乃。疾。止。深。知。以。暴。易。暴。無。當。於。理。也。時。傍。有。人。低。語。曰。普。連。士。教。徒。而。爲。爭。鬪。之。事。乎。迦。因。聞。之。卽。呼。曰。否。余。乃。基。督。教。徒。也。拿。爾。登。培。里。之。人。雖。熟。聞。基。督。教。徒。然。實。行。此。新。教。義。者。甚。少。有。二。三。人。作。輕。蔑。之。微。笑。亦。避。之。而。去。而。愛。絲。可。麥。基。姑。娘。則。緊。握。迦。因。之。手。以。安。慰。之。迦。因。曰。勃。里。士。惠。脫。君。歸。乎。麥。基。姑。娘。餘。怒。猶。未。熄。則。曰。聽。之。迦。因。曰。否。彼。雖。無。禮。而。我。尙。有。言。相。告。乃。至。勃。里。士。惠。脫。之。前。曰。我。將。讓。君。我。願。去。此。願。君。與。我。嗣。後。永。勿。有。相。會。之。日。耳。

彼以威嚴沉靜之態度與主人及其相識者告別時衆婦人圍繞其四周而克緣琳夫人顫身而悲曰我不意令人難堪一至於此也麥基女士則作憤慨之詞曰嫂乎與人以侮辱者決不使人真難堪也惟真難堪者即人之自侮辱耳迦因尙未出門乃聞彼女郎之語則徐徐加其冠窺聞天語褒嘉中心之得意可知臨行時又語瑞瑟波夫人曰夫人今日當恕余狂妄也麥基女士曰人自狂妄與君無涉就曲直言君自勝耳

瑞瑟波夫人抱此女郎於腕曰哈蘭霍克司君若君今日即此行者殊令人不平然君輩少年屈者必伸惟茲事之起殊與愛絲可無關且渠亦甚抱遺憾也迦因曰微夫人言我寧不感激姑娘愛絲可曰儂一生不忘君德今乃知基督教徒者多爲眞實之紳士是今日與我以一教訓也此時兩心相印各有了明之見解迦因生平無所遇合而今乃得此金閨知己則今日之一闕實與迦因以好機緣耳瑞瑟波夫人今日意良不釋靜握迦因之手曰君其眞行乎曰行也惟麥基姑娘

請夫人加以安慰耳。愛絲可則以腕抱瑞瑟波夫人之肩曰：君勿爲我慮，我終依傍於我之教師也。我輩今日覺麥基姑娘之愛好不同尋常，似與以新光輝者而芳心可似有無限之溫柔愛情藏諸胸底也。時則迦因又注視女郎而與之告別，遂於峭風冷雨中逕尋歸路矣。

後數星期亦了無所事事，惟知麥基姑娘已去勃里士惠脫家而與博士夫婦同居矣。第今後之迦因非常苦痛，我等亦不復得瑞瑟波夫人之招待。且此事大爲拿爾登培里人之一種談柄，加以種種之風評，無一切中事實者而以迦因之地位卑下尤足招人嘲笑。是皆令人不快之端。今愛絲可既居此村，勢不能不相見，惟相見時偶於窗外見彼珊珊而過，偶遇諸街衢間一點首而已，不作他語也。然而於此少年則體魄精神均起一大變化，志氣衰頹形容消瘦，青年活潑之態度亦因之而消失。一日余語之曰：君邇日何爲快快不樂如此？迦因曰：我亦不自知，此中若有一惡魔盤據揮之不去，而終日如在焦熱地獄中也。時我輩並立窗

前以眺晚景。覺禮拜寺前之栗樹青青已吐芽矣。兒童樂春陽。喧呼於夕照中。彼微發歎聲曰。美哉晚景乎。余曰。君日來曾一見愛絲可耶。彼搖首曰。聞彼將去。拿爾登培里矣。余不禁呼曰。確耶。迦因曰。我何敢言其不確。時則迦因埋首凭檻。之兩手上。其失望之態可掬也。

余曰。君守沉默。益加惱亂。何不一切陳明於愛絲可之前。迦因曰。嗚呼。休矣。我每行經瑞瑟波博士之門。輒發狂亂之思潮。蓋我經前夜之打擊。後至今永不能回。復以世人之常識論之。又何足怪。試問我以貧薄之少年。身無半文之財產。乃有非分之望。多見其不知量也。然而我之此心。永不能死。迴想彼人寬宏慈惠。純潔高尚。安得不置諸心坎。偶或路遇彼微笑。與余握手。余則木然如癡人。嗚呼。余殆將狂癲發也。

第十二章

一日。迦因惘惘然自外歸。語余曰。我將去。此我將避去。此胸頭之惡魔。渥爾耐斯。

乎。今夜且安眠。明日我將航海赴亞美利加行矣。彼高聲作狂呼。兩手交組。頽坐於椅子之上。經數時後。彼即寒熱交作。病矣。此種病症。蓋自去年饑饉以來。拿爾登培里一時盛行。瘧性熱病。余遂告瑞爾。瑞爾於看護病人。至爲熨貼。惟彼不欲延瑞瑟波博士診治。蓋聞瑞瑟波之名。卽呈恐怖之狀也。余知彼之病根在精神悲痛中來。非醫者一時所能治療。

三四日後。我輩遂延他醫爲之診治。則已斷定拿爾登培里之一種流行熱爲狀。雖劇固無大礙也。自數日而經數星期。彼日就衰弱。面裏壁而臥。鎮日無一語。余時於衾外握其手。兩腕瘦弱不盈一握矣。彼則微呼曰。噫。渥爾耐斯。汝勿觸我。令我得稍安息也。余見其瘦弱可憐之狀。不禁爲之鬱抑。余時已數星期不出戶闕矣。偶推窗以眺景物。覺春氣融和。萬物有欣榮之象。鶯囀枝頭。鳴求好友。初不虞室之有病人也。彼見我之啓窗。微語曰。勿令光入我。今畏見日光也。

半小時後。余乃走愛絲可麥基姑娘許。時博士已他出。而瑞瑟波夫人則方從事。

於園庭花草之種植。僅留女士在家。方治絨線之編物。見我入。則起身含笑相迎。謂數日來。何不惠臨吾家也。語時。仍見其玉指之敏。活隨編針而動。余曰。姑娘未知耶。吾友迦因病矣。病且危篤也。我作是語。如以利矢直貫女郎之心。彼以編物置几上。曰。病乎。何無人告我也。余曰。迦因之病。我誠憂之。今告姑娘。以姑娘亦對彼一親切之人也。

麥基姑娘起立來握余手。余覺其手既冷且顫。曰。君且安心。上帝相彼也。余觀麥基姑娘之顏色亦頗以迦因之病而憂。又曰。我往呼瑞瑟波夫人。且與商量。余曰。何商量者。麥基女士曰。或需博士爲之助也。余歎曰。博士僅能治病。不能治其精神也。噫。麥基姑娘。我觀迦因不死於病。將死於精神之沮喪也。麥基女士作顫聲曰。死乎。余曰。迦因以有一心中摯愛之人。乃致犧牲其生命。夫在當日健康之時。猶能爲之抗鬪。今則已去其身體之健康。蓋以吾輩好友彼之愛。我可謂深切。女士亦知之。惟今則有較我更愛好之人在其心坎中。實爲彼畢生最愛好之人。嗚呼。

呼我亦無言此之權利也。

麥基女士聞我言不作一語。惟我見其紅暈於頰。僅俯首。蹙其雙蛾而已。余復曰。我以朋友之義。不能不報告此情於姑娘。嗟夫。可憐吾臥病之友乎。乃竟以愛情之故而自戕。一聽其憔悴。至於死乎。余語畢。卽別女士而出。念此事無可着手。亦惟委諸天命而已。歸時。方欲入病室。瑞爾語我曰。君其少靜。病者略有變態也。余不禁爲之一驚。旣而躡足至迦。因臥榻之前。則所謂變態者。余且將感謝上帝也。時則迦因方欹坐牀上。面容雖瘦。漸有生氣。彼語我曰。渥爾耐斯君何爲。君容疲勞。若此。其失於睡眠乎。此時其聲音亦復振朗。余已數星期不聞之矣。不覺悲喜交集。涕泗並下。迦因曰。君今勿悲矣。我蓋不日可全愈也。余愕然。殊不能了解。迦因此次病中之變態。究竟有何靈妙奇異之原因。

迦因曰。言之君勿笑。我乃得一奇夢。余曰。夢乎。何夢也。迦因曰。實一奇異之夢。我至今尙憶之。君今之所坐處。髣髴彼女子坐於此也。余曰。女子何人。曰。愛絲可。

耳。嗚呼。此等語調。在當日。迦因決不出諸口。彼縱戀戀於彼人。而曾未一道其姓氏。然我則知。迦因心中。僅有一個女子之名也。迦因曰。夢中彼與我言。彼深知我之眷戀。彼人顧渠。乃規我。謂天之生君。豈僅爲此兒女私暱事乎。凡爲男子。當有此高尚之生活。而君爲一女子。故而至於病死。寧不爲人齒冷。而目爲卑怯之徒歟。

余聞言。驚愕默思。此爲迦因所傳述夢中之言。若麥基女士。真見迦因。果發此言乎。此亦爲一問題也。而適者之印象。尙留我心目中。而不能去。我亦暫不告迦因。是夜。彼得沉沉安眠。明日彼起而易衣。久病之人。全無氣力。午餐時。瑞爾扶之入餐室。吾父遙矚之。呼曰。青年。汝今病愈。當能漸漸恢復元氣也。迦因曰。謝長者。當如言。父曰。尙宜靜養。渥爾耐斯我之眼鏡。何往乎。老父遂背我等。而閱報。我等愉快。而進午餐。午後。吾父未出門。此爲不常見之事。靜銜菸管。周視庭前之花木。迦因坐於安樂椅子。余亦讀報。與聞渠最注意者。則倫敦大疫事件也。余偷視其容。

則顏蒼白而目凹陷兩鬢之笑容頓消爲病匪輕耳

已而瑞爾入室呼曰迦因哈蘭霍克司有女客來訪君也言未已而瑞瑟波夫人已入見迦因病容憔悴此親切之夫人淚被於頰曰噫穉子君乃病乎我竟未及如何憤憤乃爾汝其安臥遂坐於迦因之側曰君何以不令人通知吾輩乎君以何日得病耶迦因曰無妨吾病已全愈矣明日卽將出而任事渥爾耐斯君以爲然乎彼向余請求爲證然而我之心思則甚願夫人知迦因心中之事知迦因心中最寶貴者惟此女郎而夫人有以玉成之則迦因之病立刻可霍然奚待明日也

因漫應之曰君勿急急而一切尤宜保重瑞瑟波夫人特來視君我望君之紓此胸中結穡也夫人曰傳蘭却君之言然哈蘭霍克司君者吾人無不敬而愛之語時樓迦因之手於其懷中如慈母之愛其子者曰君病當早痊明日博士尙當來視君也此時夫人又急急探囊索一物曰愛絲可！我所愛之穉子！彼囑我以

此贈君語時。出一淺紅色之小信封。上以秀媚之筆迹書一行曰。迦因哈蘭霍克。司君啓。可憐迦。因以震顛之手。握信封。復以斷續之詞語曰。我！謝彼！親切。此時欲啟封。而兩腕無力。此信如落葉之顛於風中也。

時余則不語。而夫人亦默然。僅促之曰。哈蘭霍克。司君。汝其讀此手書者。汝其以何言詔我。我將持歸報命。蓋彼所敦囑也。迦因剖此書。亦僅簡短精潔之二三行。其詞曰。

我所愛之友鑒

我聞君病。昨日始知。迴憶櫻他。麗吾父病時。蒙君照拂。至今無時或忘。君亦許我來一視君疾乎。

君之信實之友愛。絲可麥基啓。

嗟夫。諸君。此一書翰。厥後經三十年。紙色已黃。墨痕亦澹。而我見彼。尙寶藏之也。夫人又促之曰。答詞如何。使得以歸報吾家之小兒。迦因半起。其身曰。請來。此請。

來此瑞瑟波夫人卽去似不能久待者迦因橫臥椅中目矚遠寺之樹影如在夢幻之中而手握此書信不釋也吾父此時自庭中散步歸而迦因初亦未留意久之久之忽聞門外與瑞爾問答聲迦因低呼曰彼女郎來矣則見愛絲可當門而立嬌紅滿面似不勝羞澀者迦因則起立以迎兩人握手均無一語時吾父微倦方閉目養神似聞客至則熨目瞻顧迦因卽引導至老人前曰傅蘭却先生此吾友麥基姑娘也今特來視我疾愛絲可則恭敬鞠躬爲禮俯首低語曰儂今實爲一孤兒彼於吾父最親切者也

老人頷之又整其眼鏡熟視女郎似加以精確之檢查者然而愛絲可則端莊而質樸稚有凝重之態度吾父乃曰姑娘爲迦因之友乎是所歡迎者也夫以普連士教徒之吾父乃有此親切優雅之儀文彼漸出其手於橫肱之椅子與女郎相握時則愛絲可服黑色之衣而飾以雪白之皮毛冠乘馬之帽愈見其態度之娟秀也而老人亦檢查已畢僅作微笑曰姑娘曷進茗乎少選彼女郎以纖腕調茗

上之老父亦謝而受之。

已而瑞瑟波夫人與博士同來。老人遂與彼夫婦作閑談。蓋吾父生平不喜與婦人談話。然瑞瑟波夫人則亦不能拒絕之時。愛絲可則至近窗一小桌之前。賞玩夫人所攜來之菖蘭。此花色香俱美。足蘇病軀之人。迦因此時若忘其過去與未來而全生命均爲一時之愉快所吸收。目注愛絲可。不輟。愛絲可以玉葱之指弄其花瓣曰美哉。此花乎。迦因曰我已嗅其香矣。未見其色也。愛絲可曰君坐處適蔽光。我扶君往觀之。迦因曰謝姑娘。我能自行也。此時迦因沿窗而坐。夕陽之光適映照二人之髮。愛絲可推窗仰矚天空曰今晚新月生矣。迦因曰然乎。余以一病經旬忘時日矣。愛絲可曰今後病愈當可時出散步。拿爾登培里固不失爲一好都會也。

迦因斗然問曰姑娘想不離此都乎。愛絲可曰不去。此我今獨立與我表兄分離。我寧與瑞瑟波夫人同處也。迦因曰佳。此時兩人默然。旣而愛絲可語曰我甚希

望語至此。忽止。迦因曰：姑娘所希望者何也？曰：我望待此月圓時，君必非常強健矣。迦因曰：謝君，我亦作是想。蓋我以力自活者也。愛絲可曰：君之志願將欲得何種事業乎？迦因曰：我何能知？惟我覺凡人之所能負擔者，我亦能耐之。愛絲可曰：我信君也。時天色垂暝，新月漸上。迦因曰：我待身體略健全，將去此拿爾登培里詣外國一行。愛絲可訝曰：何處？曰：美利堅。我輩無金錢無地位之青年，全恃此一雙手腕。而此爲青年奮鬪最適宜之國也。愛絲可俯首微語曰：此亦正當之法。迦因低語曰：我之去英國亦深有理。由愛絲可曰：何理由也？迦因曰：我本不敢與女士言，亦無言此之資格。蓋我若有大災厄將襲余身，余留此間終不能戰勝此關。爲狀正如避難。愛絲可曰：君有何災厄也？迦因曰：此爲我心上之災厄。女士未能爲我判斷，我亦無言此之權利。惟女士齒我爲友，常爲我事加以親切之思慮。我心感之。我無論往何地，默禱上帝必加惠女士。愛絲可曰：迦因少待，我有以語汝。爾時兩人談話之聲甚微，此則爲我耳所莫聞者。時天已暝矣。瑞爾攜燭先入。

室中爲之通明。迦因則攜愛絲可之手而立。我見彼之目光透有奇樂。一若高據世界之巔。無此榮幸者。時吾父適迴首。迦因卽趨詣老人。斷續發語曰。敬告長者。請爲愛絲可女士祝福。彼女郎已允爲余妻矣。

一日余與迦因同詣曼士家之鐵欄門前。蓋將往訪勃里士惠脫也。勃氏爲愛絲可。法律上之保護人。且爲財產管理者。今以與迦因結婚之事。實不能不傳達於彼。第此時愛絲可已達成年。彼於婚約固有自主之力。而一星期後卽一千八百零一年六月十九日爲迦因與愛絲可訂婚之日也。時我偕迦因至鐵欄門前。彼卽按鈴。旋有一僕人出曰。勃里士惠脫先生現正多忙。君請以明日至可耳。迦因曰。否。我有要事。今日必欲一見也。

此時迦因與我卽隨此僕人入一應接室。室頗悶。敝壁上裝一枝角之鹿頭。而銀瓶銀杯光耀奪目。迦因旋語僕人曰。我在此少待。請汝主人面談一話。僕人曰。主人忙甚。君有何事不妨告我。轉告主人。迦因念此爲何事。我生平最重要之事。而

可令廝僕傳言乎。因曰：否。我必面會主人。蓋此爲一重要之事，尙望撥忙一談也。僕人曰：如此請少坐。勃里士惠脫先生方在裁判室，至少當有十餘分鐘之猶豫也。

我輩斯時閑行庭院，則見外室中一肥滿之漢，繫以鐵鎖，似爲一無賴酒醉之人。顏色猶厲，旁有一女子，手抱小兒，可憐此女子，手上無指環也。似有一警吏爲之看守。諸君當知爾時英俗凡爲大地主者，其權無外兼司一地方司法判決之事。今勃里士惠脫儼然一裁判官之態度，而口授命令以告書記，并指揮之。我輩行經此室前，勃氏卽屬目之。迦因卽呼曰：勃里士惠脫先生，勃氏應曰：然。哈蘭霍克司君來何早也。時勃里士惠脫我知其心中已有所不懌，蓋彼方以嚴重之威儀司裁判之事，而何來一迦因。哈蘭霍克司遽請白事也。迦因曰：我願先生拓二三分鐘之時間與談一話。勃氏曰：然則請君卽言之。語時作欵耳以聽之。狀迦因曰：我所告君者，乃個人之祕密也。時以日昫書記。勃里士惠脫曰：此間無祕密。迦因

曰我願在他室與君一談緣我今日殊有面會足下之光榮也
勃里士惠脫於是示書記以目令之去室并令裁判事稍攔旋語迦因曰今請卽
述君事以迅爲妙迦因曰我今日之來蓋爲先生之表妹麥基姑娘傳命來也勃
里士惠脫曰愛絲可乎與我無關係我實不願再見之此爲一剛愎之女耶迦因
曰勃里士惠脫君願君自重勿再以詬訾此女郎之言爲我所聞勃里士曰奇哉不
能爲君所聞乎君爲誰也曰是君之所知者勃里士曰君爲一製革匠無所憑藉之
少年然我或期於商務之途見君至於我家親戚間事不關君也
迦因見勃里士惠脫以地主之態度出語暴慢非常憤激顧仍極力自持曰勃里
士惠脫君此非我之必欲見君蓋我奉一貴女子之使命特來見君也勃里士惠
脫曰此貴女子者乃自脫離其家族以與人交際者乎迦因曰此則我不知也勃
里士惠脫曰我不知君有何種權利以干預麥基姑娘之私事迦因曰謂我無權
利乎我實奉彼之命以傳語於君者君須知二三月後我卽爲麥基姑娘之夫也

斯時。迦因言之狀態。至爲沉靜。而勃里士惠脫。則作高嫺之哄笑。曰。君乃爲此戲言耳。迦因曰。否。此爲眞實之語。勃氏搖首曰。我不信也。除非彼女有狂疾。乃相壻及。汝。迦因聞言。憤甚。跳躍而起。曰。汝竟侮辱及此。勃里士惠脫曰。汝且坐。尙有何語。迦因復就坐。曰。吾今告君。吾兩人數月以後。卽將成婚。禮愛絲可最親切之瑞瑟波博士。與夫人。皆已得其同意矣。

勃里士惠脫曰。然則君之親族。何如。曰。余之親族。無一人。勃氏曰。我且勿問。我僅問君之見。訪果爲何意。且君之證婚人。爲誰。君之結婚決定書。何在。嗚呼。青年。我實爲彼女。女子之財產。管理人。汝今對我。將爲何種之要求。迦因曰。我無何種意見。我今敢申明者。麥基。以及歲之資格。自有選擇之自由。吾兩人以愛情而結婚。殊爲光明正大。故我之此來。不能不報於彼之親戚。及其財產。管理人之足下。彼已爲我之未婚妻矣。

勃里士惠脫曰。此外。乃無他語。迦因曰。我之意見。蓋以麥基。姑娘。爲有財產之人。

而余爲一貧子。其中不免有貧富之差異。然我輩之所以結合。斷不在此。當有比世間庸俗更高尚之愛情。必不以貧富之差異而生障礙。愛絲可以知我信我。深而託其身於我。我決不因其有財產而遠嫌。而彼之財產固亦無與於己。我今此言不能不告諸彼。最近親戚之足下。願君明確吾意。并詳悉事之狀態也。言盡於此。我今別矣。

勃里士惠脫曰。君且少待。我亦有言奉告愛絲。可麥基年輕無識。乃與此門戶不相當之人結婚。爲親族所騰笑。我又奚言。惟關於彼女郎財產之事。我受人付託。根於正義之法律。決不能於我指頭妄出一文之錢。迦因時已出至戶口。應之曰。此君與愛絲可之交涉。與我無與。我此來之主意不在是也。於是吾兩人出門。迦因語我曰。此行不可少。自此可安心也。時方長夏。天氣晴佳。我輩復至瑞瑟波夫人家。愛絲可含笑相迎。狀至欣悅。我恆見他人之愛情。往往出於過甚之昵暱。而迦因與愛絲可獨否。蓋二人相愛。以心不在形迹也。

此。後。迦。因。乃。無。日。不。詣。瑞。瑟。波。夫。人。家。惟。每。日。必。以。兩。三。小。時。詣。製。革。廠。以。代。吾。父。之。勞。愛。絲。可。則。送。之。出。門。及。其。歸。時。亦。有。定。候。脫。稍。遲。者。盼。斷。秋。水。矣。一。日。迦。因。未。歸。我。則。候。之。其。家。方。同。坐。喫。茶。聽。瑞。瑟。波。夫。人。談。製。造。醬。油。事。夫。人。曰。此。瑣。瑣。者。均。爲。家。政。中。所。應。有。之。義。愛。絲。可。不。久。當。家。宜。研。習。也。愛。絲。可。聞。言。俯。首。而。笑。我。輩。正。談。話。聞。忽。有。人。直。入。室。中。呼。曰。瑞。瑟。波。夫。人。在。家。乎。愛。絲。可。姑。娘。想。亦。在。此。瑞。瑟。波。夫。人。起。立。曰。誰。乎。噫。克。綠。琳。夫。人。也。請。此。間。來。克。綠。琳。夫。人。以。活。潑。之。法。蘭。西。風。與。愛。絲。可。接。吻。又。曰。瑞。瑟。波。夫。人。我。此。來。不。唐。突。乎。姑。娘。其。喜。見。我。乎。愛。絲。可。曰。甚。樂。見。君。克。綠。琳。曰。我。至。此。間。曾。未。語。汝。表。兄。彼。知。之。必。阻。我。也。我。聞。姑。娘。已。選。有。佳。婿。不。久。將。結。婚。矣。愛。絲。可。曰。然。克。綠。琳。曰。姑。娘。訂。婚。之。事。我。乃。未。之。前。聞。今。日。一。日。披。露。宛。如。晴。天。霹。靂。姑。娘。今。日。之。事。大。似。小。說。家。言。而。此。青。年。亦。似。小。說。家。所。云。少。年。之。勇。士。前。有。柯。奇。亞。王。與。乞。食。女。郎。結。婚。之。軼。事。今。恰。相。反。然。則。姑。娘。者。其。爲。柯。奇。亞。女。王。乎。

愛絲可曰。嫂乎。我實不解君之所言也。克綠琳曰。此有何解。人難索耶。姑娘之事。究竟真乎。否乎。抑爲一種戲言。耶。回憶我於二十歲前。亦有此種心思。對於各方面之求婚者。意思中必得一勇敢義俠之少年。方爲愉快。門第有所不論也。今姑娘想亦與我二十年前之理想相同。姑娘果與彼青年結有婚約乎。曰。然。克綠琳曰。我慙直言之。姑娘勿怒我亦甚喜其人。實爲一有望之青年。雖然此人者一平民也。愛絲可曰。吾知之。克綠琳曰。姑娘想能了解吾意。我聞吾夫言彼青年者。製革廠之一學徒也。

愛絲可曰。前爲學徒。今則彼已附股於傅蘭却君之製革廠矣。克綠琳曰。學徒與附股者。今暫可不論。惟姑娘已確與彼人結婚乎。愛絲可曰。我與哈蘭霍克司之結婚。已定。請嫂不必品評其人矣。克綠琳曰。摯情哉。愛絲可也。惟我之所言。悉本善意。姑娘當能體察及之。愛絲可曰。敬謝夫人。曰。我之意思。意謂以姑娘其人。所與結婚者。必翩翩世家之子。足與相偶。其愛情所寓。當令詩人發爲詠歌。今姑娘

乃出人意外。勃里士惠脫則斷定。凡貧薄之青年。思偶高貴之女。必着眼於其金庫。又言彼尋常之男子。其愛情終不能永續。有經一年以後。即消滅者。然我亦未敢以此言爲信也。惟勃里士惠脫則聞言大怒。彼云。決不贊成此事。彼依法律所有保管姑娘之財產。苟如是者。一錢不肯離手也。哈蘭霍克司曾以此傳言於姑娘乎。

曰言之曰然。則姑娘尙與彼結婚乎。愛絲可曰然。曰若以此間普通平民之家得婿如此。可以無憾。惟以姑娘之地位之身分而執着於此。殊覺過矣。愛絲可曰。克綠琳夫人。我深謝君親切之意。我輩本篤友誼。惟關於哈蘭霍克司事。乞君勿復言矣。以君必不知其爲人如何。足以解釋及之。克綠琳曰。後事不可測。我望君勿貽後悔。須知境遇亦足困人也。愛絲可曰。我弗懼此。惟樂天知命。就吾心之所安。以行事。且人貴立志。苟其長貧賤者。寧復可爭。然我惟助此能自助者而已。克綠琳曰。姑娘未受此貧苦之經驗。如何能耐此貧苦也。曰。我思今後一試之。曰。彼青

年者非無親戚無朋友無財產之獨身者乎。愛絲可曰然。曰然則姑娘何爲獨賞識及彼愛絲可曰我惟信賴彼敬重彼覺無第二人使我信賴及敬重逾彼者我故出此且彼曾於患難中助我我始而深信其人既而深愛其人故人縱有百端阻我謂此非好姻緣者我志已決蓋視爲無上之光榮也。克綠琳無語惟微微歎息而已。

是年秋末迦因與愛絲可結婚矣。時彼纔二十一歲而愛絲可纔十八也。余則豔羨之謂彼二人者以眞愛情相結合而神聖之結婚也。天上福神必將加被此新伉儷耳。當迦因結婚時不尙外觀之奢靡惟取儀式之嚴肅。是日秋光明媚愛絲可亦僅服質素雪白之婚衣徐行於禮拜堂之迴廊進而與迦因爲誠摯之誓約。爾時列席者僅博士夫婦與我也。婚禮既成迦因卽爲新婚旅行之舉而余遂歸稟者。父老父似不以爲然顧猶語曰我曾見彼女郎似爲佳品也。余曰愛絲可者旣美且慧之女郎也。父曰彼何不告我恐我加以非難乎。前日渠乃向我作旅行

之。請。求。今。乃。知。爲。結。婚。後。之。旅。行。也。渥。爾。耐。斯。乎。凡。人。早。婚。非。宜。我。望。汝。多。依。傍。於。老。父。之。側。勿。違。離。也。

時。我。與。老。父。相。對。坐。老。人。仰。首。吸。烟。作。種。種。之。冥。想。而。余。亦。念。我。與。迦。因。情。逾。手足。冬。夜。煨。爐。火。而。讀。書。夏。日。傍。樹。林。而。散。步。今。彼。爲。有。妻。之。身。非。吾。所。得。專。有。不。覺。悲。從。中。來。然。不。能。以。我。故。而。阻。礙。其。神。聖。之。結。婚。惟。迦。因。至。於。今。日。少。年。時。代。已。爲。一。終。了。之。結。束。爾。及。迦。因。新。婚。旅。行。歸。後。余。卽。趨。訪。之。彼。之。所。居。亦。賃。我。家。之。宅。蓋。前。者。吾。父。與。製。粉。廠。同。購。入。之。一。舊。宅。也。顧。其。址。在。都。之。中。央。啓。窗。卽。望。見。市。街。惟。久。無。人。居。庭。院。荒。蕪。矣。今。爲。新。夫。婦。之。住。宅。似。不。相。宜。惟。迦。因。於。最。近。二。月。間。已。將。此。屋。修。治。一。新。非。惟。改。舊。時。之。觀。且。位。置。皆。井。井。有。條。壁。間。加。以。髹。漆。幽。雅。而。精。妙。入。此。者。幾。疑。爲。新。建。之。屋。其。侍。婢。告。我。曰。凡。此。皆。主。人。所。自。爲。也。侍。婢。曰。瑞。尼。蓋。卽。瑞。姆。懷。琴。斯。之。所。眷。也。

室。僅。三。四。而。有。質。素。優。美。之。風。余。往。訪。時。彼。夫。婦。方。在。庭。中。迦。因。半。跪。於。花。砌。之。

前植其所種之秋花愛絲可助之料理見我至卽含笑相迎迦因卽趨握吾手曰
渥爾耐斯君汝一人獨來乎愛絲可亦與我周旋彼二人視我等於兄弟其懇摯
親切之意溢於言表時我對於愛絲可已易其稱謂曰哈蘭霍克司夫人彼亦笑
頷之越三數分後愛絲可他行迦因則以雙手拊吾肩熟視余顏曰君近來佳勝
乎余曰佳勝雖然我之佳勝何能及君也迦因點首不語亦似默許也者
時則吾輩周遊於彼之庭園雜蒔花木頗夥迦因語我曰今但播種至明歲必大
有可觀也向者我遷入時荒蕪不堪入目擬加以修理不難成爲一美麗之花園
方語時愛絲可又至余思彼夫婦之愛好竟不能以頃刻離歟然彼則手持一書
函其姿態之曼妙令人心醉因語迦因曰此書吾讀君聽乎迦因曰可也我之至
愛之穉子余聞此稱謂不禁欲笑念此實一滑稽之名詞然迴憶我輩初見愛絲
可時在鐸士特夫人家之戶外以莊敬之容相對曾幾何時迦因乃呼之以此不
能不驚人事之變化也

方戲謔時而愛絲可讀此手書不覺嬌怒生嗔朱顏忽暈迦因亦趨前視之即將此紙揉爲一丸擲諸薔薇花叢之中乃雙握其妻之手笑慰之曰愛絲可吾愛汝勿因是而生憤怒須知雖有百書何能問吾二人之愛愛絲可曰否彼不當於我之以前謗吾良人迦因曰慧哉愛絲可彼固有損於我耶脫其無損於我則彼之此書何嘗有絲毫效力時迦因又語我曰渥爾耐斯君汝聞之乎彼勃里士惠脫至此尙不慊於我時時以書恐喝而愛絲可見之輒生嗔其實彼何能爲我輩之害適足堅吾兩人之好也

時我輩與迦因無話不談漸及家庭經濟彼亦持一收支相償主義謂收入既寡則惟有百計儉約斷無不能支持之理且吾夫婦自結婚以後盛倡貧乏利益之說故貧乏二字今非吾輩之所懼亦非吾輩之所恥蓋我輩自有其眞際者在貧富固不足關心也愛絲可曰迦因之言是也吾輩年少儘足自立卽有需要亦可減殺至我輩資力範圍以內迦因曰其如不堪令卿之太清苦也愛絲可曰清苦

何礙。凡人心地光明，自生怡悅。又奚事他求哉？語時迴眸向迦，因微笑，娟媚入骨矣。

已而我輩同入室中，愛絲可淪茗以待導我入彼之小藏書室，配置頗相宜，更有一古式之風琴，以備愛絲可閑來作雅奏。迦因語之曰：愛絲可乎？此風琴者，吾母在時頗喜弄此兒時情況，我朦朧猶堪記憶也。愛絲可曰：吾姑風範我恨未能一瞻想，吾夫對於兩親尙堪追懷一切也。迦因曰：我以早孤，阿父儀範已不復記憶。惟母氏慈顏尙堪追想也。愛絲可曰：想必有兩親之遺物足爲紀念者。迦因曰：僅有一物，汝欲見之乎？愛絲可曰：便中乞與一觀，固不必急急也。顧愛絲可語未畢而迦因已疾馳以去。愛絲可笑語余曰：渥爾耐斯君，汝觀若性急如許，想不改曩時態度也。時愛絲可微笑而復以小梳梳其覆額之髮，雖不加修飾而溫雅優美之風足令人心醉也。

少選，迦因持一物至，曰：愛絲可，此爲吾兩親惟一之紀念品，除吾摯友渥爾耐斯

君曾一見外其他無人能見也。余觀迦因手中之物，卽數年前我所見過之希臘聖書也。彼少年視之非常鄭重，且作莊敬之容，以褪色之古絹裝成一函，不知者將疑此中或爲一寶貴之品，而愛絲可亦以其柔荑捧此聖書於手，迦因更以裏紙所記錄之名字示愛絲可。愛絲可高聲誦曰：紳士克依哈蘭霍克司……容我思之。容我思之。此時愛絲可既驚且喜，瞬息之間愉快之感，想似周遍其全身者。卽抱其良人曰：吾愛我初以爲汝乃平民勞動家之子，今知汝紳士家之子耳。迦因亦堅抱其妻曰：愛絲可，上帝賜福及汝，併上帝賜我以福俾汝爲我妻也。

一日余往訪迦因，彼告我以企畫織布廠事。蓋彼雖住居拿爾登培里，而恆懷想及於櫻他麗之薔薇小屋，時往存問，彼謂此間設廠最宜，可以水力運轉機械，前者不嘗與君同往觀之乎？願欲規模略具，不可不用蒸氣之力以運轉之。凡此思想，我嘗往來於腦中，我嘗製一織布機器之圖案，幾經斟酌，昨夜方製成一圖，愛絲可所見者也。余曰：君之櫻他麗織布廠，企畫使用君新式之蒸氣機械，必能獲

大利也。迦因曰：茲不過有此理想耳。實地試驗，尙未可必也。惟彼處有一織布廠，爲貴族拉克司慕君所有。前日有人介紹，欲以工場長及監督相委。我殊未敢任此重也。子其爲我決之。

余曰：我何知者？我於工廠事，殊不甚了了。卽吾父之製革廠，我亦不知將如何承受此業。吾父常愛慕及君，脫君能在廠則助吾老父之力不少也。迦因聞言作莊容曰：渥爾耐斯君，汝勿過慮。倘傅蘭却先生果信我者，我必棄置一切，以整理此製革廠。我必以全力赴之。余曰：迦因，此言信乎？是君之所知者。此一年之商賣，比較更惡恐未易整理也。迦因曰：君放心，事在人爲。我等當抵抗此暴風雨也。余念我家今日之情狀，正如大海孤舟，而余以微弱之手腕，不足把舵。今迦因乃挺身代吾父以把此舵，則庶幾吾輩一家得達彼岸也。

方我輩語時，卽有一栗色之馬，駕以雙輪之車，當門而止。中坐兩貴婦人，而一人自車窗探首出外，似與御者有所語。御者卽來言，孰爲哈蘭霍克司先生者？克綠

琳夫人將與面話也。迦因卽行至馬車之側。夫人含笑相向曰：我甚樂見君。并介紹其傍側之一美人曰：此爲櫻麥姑娘。君當熟聞其大名。迦因默念櫻麥爲近世一有名之美人。乃聞以納爾遜之大英雄一生正直之令名。曾以迷戀此女而爲盛名之玷。色之誤。人有如此者。克綠琳夫人又曰：吾表妹愛絲。可今稱爲哈蘭霍克。司夫人矣。想必甚佳。迦因曰：渠仰託夫人福庇。尙覺健勝。克綠琳曰：我今日特偕櫻麥姑娘來訪哈蘭霍克。司夫人。擬與偕游。君許之乎。君須知我之性情與勃里士惠脫不侔。我甚喜見君夫婦。故至拿爾登培里。卽欲訪君輩。以我於拿爾登培里之人。皆所厭嫌。所願見者。獨賢伉儷耳。

迦因曰：敬謝夫人。惟吾輩之境遇不同。恐有貴賤相殊之分。卽如愛絲。可前承夫人照拂。至今感切於心。惟以今日各以身分之異。故亦未敢造府晉謁。以觸勃里士惠脫先生之怒。克綠琳聳其玉肩。微露不懌之意。曰：然則我輩此行爲徒勞矣。迦因曰：無如我輩今日之境遇。乃各趨於極端。其實夫人之交際社會。不適於我。

等。而。我。等。之。交。際。社。會。亦。不。適。於。夫。人。也。克。綠。琳。聞。言。不。語。既。語。其。同。伴。曰。櫻。麥。姑。娘。既。如。哈。蘭。霍。克。司。所。言。我。輩。亦。不。宜。相。強。卽。與。迦。因。一。點。首。而。馬。車。卽。疾。馳。行。矣。

余。曰。迦。因。此。亦。可。謂。一。奇。遇。也。君。乃。決。絕。之。不。審。夫。人。意。何。如。也。迦。因。曰。吾。愛。絲。可。決。不。願。與。此。輩。周。旋。彼。固。能。食。貧。安。素。者。我。非。素。知。彼。心。者。何。敢。作。此。決。絕。語。也。余。曰。彼。馬。車。中。之。美。人。何。也。迦。因。曰。此。爲。著。名。之。美。人。櫻。麥。也。彼。以。貌。美。適。爲。其。累。終。日。爲。虛。榮。之。奴。隸。而。已。可。慨。也。夫。時。則。哈。蘭。霍。克。司。夫。人。亦。來。就。其。夫。彼。獲。此。愉。快。之。新。家。庭。世。間。萬。事。若。無。一。足。置。意。者。

嗚。呼。讀。者。諸。君。今。迦。因。哈。蘭。霍。克。司。者。已。成。爲。英。倫。一。大。實。業。家。然。而。少。年。孤。苦。之。狀。大。足。爲。青。年。矜。式。迴。想。及。此。輒。復。筆。之。成。冊。惟。罣。漏。尙。多。則。以。老。來。健。忘。諸。君。其。恕。之。也。



新 智 識 叢 書

戰 爭 與 進 化

二角五分

敘德法二國因摩洛哥問題爭議後。以主戰論鼓吹其國民。與現在歐戰頗有關係。

發 明 與 文 明

五 角

述人智發明之交通各機關。無一不與世界文明有重要之關係。言之極爲詳確。

開 戰 時 之 德 意 志

四角五分

凡德國之皇帝議會行政司法軍事財政市政教育工商農業諸要端。皆記錄靡遺。

德 國 富 強 之 由 來

二 角

歷敘德國國民之愛國與好戰。爲我國現時對症之藥石。凡我國民。均不可不讀。

動 物 與 人 生

二 角

述動物中與吾人生命有密接關係者。莫不詳舉其實驗之例。讀之極易理解。

人 類 進 化 之 研 究

六 角

以種種經驗。證明人類進化之理。條理清晰。譯筆明暢。便於研究。

丙又(421)

中華民國六年八月初版

(一) 青 年 (一 冊)

(每部定價大洋伍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 纂 者 吳 縣 · 天 笑 生

發 行 者 商 務 印 書 館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總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棋盤街中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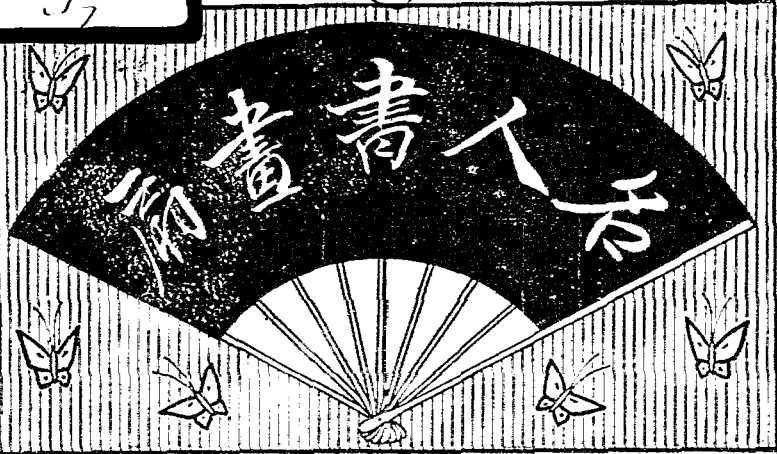
分 售 處 商 務 印 書 館 分 館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長春龍江濟南
東昌太原開封洛陽西安南京杭州蘭州
吳興安慶蕪湖南昌九江漢口武昌長沙
重慶常德衡州成都重慶瀘縣達縣福州
廈門廣州潮州汕頭香港桂林梧州
雲南貴陽石家莊哈爾濱新嘉坡

★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

#52-
1043 82
17

11
17



本館精製名人書畫摺扇如蔣山堂陳玉几周
存伯吳昌碩鄭蘇戡趙聲伯曾農髻何詩孫林
畏廬吳待秋等行草真楷各書山水花卉博古
各畫均係墨蹟精印定價列後躉批格外從廉

天字	全玉	二十排	每把定價一角四分
地字	全玉滿雕	二十排	每把定價一角六分
玄字	全漆	二十排	每把定價一角六分
黃字	全棕	二十排	每把定價一角八分
字字	全檀	二十排	每把定價二角八分
宙字	全牙	二十排	每把定價四角八分
洪字	瑁邊檀心	二十排	每把定價四角六分
荒字	牙邊瑁心	二十排	每把定價六角八分

運費關稅外加批貨出門概不退換

上海暨
各省埠
商務印書館謹啓